明儒學案

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四

江右學案

北13
486
6

波 27 6

PD 13 號 486 卷 6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 莫晉寶齋 校刊
莫階芝庭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鄧以讚字汝德號定宇南昌新建人隆慶辛未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歷官編修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南京祭酒至吏部侍郎入仕三十餘年以國本兩生公疏先生澄神內照洞徹性靈與龍溪言學問須求自得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陽和謂所言駭世人之聽先生曰畢竟天地也多動了一下此是不向如來行處行手段而先生記中刪此數語亦慮其太露宗風乎謂陽明知是知非爲良知特是權論夫知是知非不落於是非者也發而有是有非吾從而知之謂

之照無是無非澄然在中而不可不謂之知是知非則是知之體也猶之好好色惡惡臭好惡之體何嘗落於色臭哉在陽明實非權論後來學者多在用處求辨之於有是有非之中多不得力先生喫其義不可謂非藥石也先生私淑陽明之門人龍溪陽和其最也

定宇語錄

夫學之為心性也靜所以攝心而非心也所以求性而非性也夫是物也在目為視在耳為聽在手足為持行安往而不存焉惡在其必靜也故古之聖賢於側隱而驗其端於知能而觀其良要以直參其體而已○吾人耳目口鼻雖是個人還有個生意貫洽於其間仁乃人之生意有此生意人纔成得如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則不成矣○天地間皆易即所見天風木葉鳥聲無非易者吾人在此一動即落一爻道本至中稍有一毫倚著即是過處○形色天性也天性原在形色之內如眼能視耳能聽手足能持行這是甚麼就有個天性在聖人之踐形全得這個視聽言動以理自然聲為律身為度耳成個耳目成個目手足成個手足賢智者知有天性而不知其在形色

之內.是知天而不知人.愚不肖者.徒知有形色.而不知有天性.是知人而不知天.○用之則行.大行其道也.舍之則藏.退藏於密也.夫子在魯國.一用便幹出許大行事出來.顏子居陋巷.豈止藏他一身.將生平所學.盡是藏了.故到今人只知他是個聖人.即求他言語文字之麤了不可得.何曾識得此中之深深.此是聖人最妙處.○人之眞心.到鬼神前.毋論好醜.盡皆宣洩.有是不能泯滅處.○制方以矩.至極方處.就是巧.制圓以規.至極圓處.亦是巧.方圓之上.更復可加.就非規矩.○學問從身心上尋求.縱千差萬錯.走來走去.及至水窮山盡.終要到這路上來.○人之生也直.如日用之間.人呼我應.人施我答.遇渴即飲.遇饑即食.便是若於此中.起半點思維計較.牽強裝飾.即謂之罔.○人之氣.不要他用事.凡從性上發出的.便中和.從氣上起的.便乖戾.○居家處事.有不慊意處.只求本體常眞.有一毫求人知意思.就不是.只以至誠相處.○不占而已.占非是十筮.擬議在我.吉凶亦在我.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舉動言語進退.不妨慢些.○學問只在向內.不論朝市山林.皆須正己物正.不然.而徒陪奉世情.愈周密.愈散漫.到頭終不得力.○老子曰.恍忽有物.窈冥有精.即今如我身中.所謂物與精者何也.蓋嘗求之.庶幾有似.而近見則又異矣.以為有聚則有散也.有生則有滅也.有天地則有混沌也.故不欲別凡聖.不欲揀是非.不欲忻寂.不欲厭動.常自笑曰.吾無聚.胡散.吾無生.胡死.吾無天地.胡混沌.然則此愈難矣.○論心者.皆曰須識其本體.余謂心之本體.在順其初者也.初者.萬慮俱忘之時也.突然感之.卒然應之.則純乎天者也.意氣一動.而二三之念.則繼乎後.又其甚

者此念方萌而二與三已叅出其間繼與叅皆非初也故親我愛也謂當愛而加之意則否長吾敬也謂當敬而加之意則否守死是也爭死未是專財非也散財亦非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何也徇外之心為人之心也所謂繼與叅者也此心之原不壅方體不落計較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見其前而不見其後知其一而不知其兩如此而已矣此則所謂初者也○心者天之所以與我何以與之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何以異之胡為而能喜胡為而能怒其思也於何而起其寂也於何而斂人皆曰莫為而為莫致而至夫天地之運日夜不息豈誠無以主張是也

論學書

古之哲人置心一處然率以數十年而解其難也如是藉以生滅之心猥希妙悟誰誑乎（與吳安節）○非悟無念則未知今念之多危非見天心則未知物則之有自源清而後流潔心寂而後感神（與許敬菴）○陽明先生以知是知非為良知權論耳夫良知何是何非知者其照也今不直指人月與鏡而使觀其光愈求愈遠矣且及其是非叅出而後致是大不致也（秋遊記）○直心而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不然猶藏也我輩擇地而蹈詎不自謂躬行乎嘗鹿之猶然在譽毀之間假饒一規一矩曾何當於本心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陳嘉謨字世顯號蒙山廬陵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廬州推官名爲戶科給事中歷吏兵二科不爲分宜所喜出任四川副使分巡上川南擒高酋平白蓮教平鳳土官皆有功績丁憂歸萬歷甲戌起湖廣參政不赴以學未大明非息機忘世無以深造遂乞休癸卯年八十三卒少讀書西塔值劉兩峯在焉即師事之間以其說語塘南塘南心動亦往師之一時同志鄒光祖敖宗濂主時松劉爾松十有七人共學兩峯之門螺川人士始知有學先生倡之也歸田後爲會青原與塘南相印正慨然士習之卑陋時舉江門名節藩籬之語以振作之凡來及門者先生曰學非一家之私也有塘南在賢輩盍往師之其忘人我如此

蒙山論學語

答友人書曰人之生而來也不曾帶得性命來其死而往也不曾帶得性命去以性命本無去來也乾性坤命之理合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悟性修命之學還復其性命之本然通天地萬物爲一貫者也孔子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苦心哉聖言正以明乾坤無可毀之理此理萬古常然一瞬息未嘗不然有去來則有動搖有增損有方所惡得謂之一體惡得謂之一貫予故曰性命本無去來也姑借譬之一明月之夜兩人分路而行一人往南月隨之而南一人往北月隨之而北自一人以至千萬人自南北二路岐以至千萬路岐皆然謂月不隨人去來衆人疑之謂月隨人去來智者笑之然則月未嘗隨人去來也斷可知矣雖然懸象之月其體魄可指

而見蓋形也而非形形者性命則形形者惟形形者而後能形天下之形天地萬物孰爲之始咸資始於乾元乾元性也天地萬物孰爲之生咸資生於坤元坤元命也天地萬物由性命而生猶之人子由父母而生不得不謂之一體也惟一體故稱一貫惟一貫故無去來後儒誤認錯解以爲人生時全帶一副當性命來人死時全帶一副當性命去如此而後爲之備道全美略無虧欠此言近理而易信不知其割裂支離其悖一貫之旨遠矣乾惕齋警語曰夫人一心之應感一身之動動其事殊矣其在五倫上用心則一也於此盡道便是聖賢胚胎於此造業便是輪廻種子於此一切置之不問便是釋氏作用所以吾徒與釋氏決分兩路決難合并釋氏之言與吾儒相近者間一借証以相發明使人易曉亦自無妨必欲一一效其所爲則舛矣

又曰天地絪縕即理即氣即理萬物化醇人一物也人在天地絪縕之中如魚在水中不可須臾離也魚不能離水而未嘗知水人不能須臾離道而未嘗知道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明道之責歸君子聖遠言湮各得其性之近真知所取衷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又曰苦修後悟方是真悟了悟後修方是真修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此名徹悟亦名真修悟修並舉譬則學與思缺一不可而思最易混見故孔子謂思無益其教人曰慎思子夏亦曰切問近思又曰此學尋求到四面迫塞無路可行方漸漸有真實路頭出此路須是自己尋出的譬如畫圖上看山川照他路逕行不得又曰學莫大於變化氣質而變化必本於乾道故曰乾道變化又曰知來者逆謂以乾道變化其氣而

逆修之。聖賢變化其氣質之偏長。學者變化其氣質之偏蔽。一本之乾道也。既未濟兩言伐鬼方。教學者變化其不美之質當如此。一爲氣質護短。包藏禍心。誤己誤人。終身無出頭之日。又曰。此理非常目在之。不能守。象山先生云。人精神逐外。到死也勞攘。精神逐外不逐外。只在阿堵中辨之。修德者以此自辨。取友者以此辨人。又曰。死心二字。是學問斬關將。身死易。心死難。自古慷慨殺身者。身死矣。心未可知也。故曰身死易。心死難。天嘗以死心機會教人。而人未易受。一切危境危病。及遭際人倫之變。異常拂逆。皆教人心死也。甚哉天心之仁也。世人福薄。故未易受。龍場驛萬死一生。陽明先生福氣大。故能受。死盡世情心。洞見萬物一體本原。然後靜坐工夫。可安而久。久則用功愈密。心量愈無窮。際無終始。見得一體愈親切有味。此心與此理。漸漸有湊泊時也。一或不見己過。一或執見解爲實際。精神便外照。象山所謂到死也勞攘者。假饒屏絕萬事。趺坐深山。積以歲年。何益乎。又曰。復見天地之心。以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心之外。無天地也。這個天地之心。便是學問大頭腦。便是萬物一體大本原。只因不復。故不能見。故曰復見天地之心。又曰。復而後有無妄。學問未見頭腦時。舉心動用。無非妄也。

徵君劉瀘瀟先生元卿

劉元卿字調父號瀘瀟吉之安福人鄉舉不仕徵爲禮部主事有明江右之徵聘者吳康齋鄧潛谷章本清及先生爲四君子初先生遊青原聞之輿人曰青原詩書之地也笙歌徹夜自兩鄒公子來此風遂絶兩公子者汝梅汝光也先生幷其言與之談學遂有憤悱之志歸而考索於先儒語錄未之有得也乃稟學劉三五以科舉妨學萬歷甲戌不第遂謝公車遊學於蘭溪徐魯源黃安耿天臺聞天臺生生不容已之旨欣然自信曰孟子不云乎四端充之足保四海吾方幸泉不流也而故遏之火不然也而故滅之彼滅與遏者二氏之流吾所不忍先生惡釋氏即平生所最信服者天臺塘南亦不輕相附和故言天地之間無往非神神凝則生雖形質貌然而其所以生者已具

神盡則死雖形體如故而其所以生者已亡然而統體之神則萬古長存原不斷滅各具之殘魂舊魄竟歸烏有此即張橫渠冰凘聚散之說移而論之統體之神與各具之神一而已矣各各具之外無所謂統體也其生生不息自一本而萬殊者宇有聚散之可言夫苟了當其生生不息之原自然與乾元合體醉生夢死即其生時神已不存況死而能不散乎故佛氏之必有輪廻與儒者之賢愚同盡皆不可言於天人之際者也

劉調父論學語

曰必明於行之原乃知所以修行若逐事簡點無事則離所謂可離非道也故行也者行乎其所不容不行則無往而非修行矣趙純父曰即今擁爐向火亦修行乎劉大冶曰向火能不放心即是學問調父曰即好色能不放心亦是學問乎劉任之曰恐是不著察調父曰只今孰不著察抑曾見有人置足爐中者乎周思極曰心體至大至妙當向火當應對自應對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舜之用中顏之擇乎中庸孔子之祖述憲章只是能全盡此向火之心體耳不放心者放失也不失此心體之全也著察者猶默識也默識此心體之全而存之也曰不放曰著察豈能於無思無為上加得一毫今之所謂不放心所謂著察皆有所造作於心之內矣復禮會語○夫耳目口鼻

形也。而所以主夫耳目口鼻者。性也。或謂落形氣之性。尚屬後天。必求所謂未生以前者而完之。夫曰未生矣。則安用完之。而又安所致力。以是不得不托之想像。想像則終非實見。雖有呈露勢必難恆。用功愈密。入穴愈深。夫耳之欲聲。目之欲色。無生之眞機也。然而視非禮之色。聽非禮之聲。則其中若有不自安者。亦無生之眞機也。故君子之治性。惟於吾心之所安者而必滿其量焉。則凡欲聲欲色之欲。無非眞機之流動。又焉往而不得性哉。天地有盡。此性無窮。彼外生生而求無生。面目者。轉瞬之際已不可持。能不朽乎。（與王中石）○知味。心也。遇飲食則知味。遇父知孝。遇兄知悌。遇孺子入井。知怵惕。窮天徹地。無非此知體充塞。故曰致知焉盡矣。存心者。能盡其心體之量者也。盡其心體之量。則知乃光大。無遠不燭。（與章斗津）○聖人本吾不容已之眞心。撫世酬物。以事處事。何其空也。天地有盡。此不容已之心。實無有盡。何其不磨也。（與趙純父）○近溪羅先生會講。有僧在座。近溪問之曰。儒者言心言性。言念言意。言慮言才。紛若繭絲。諸微細惑。試一一爲我破除。僧久之。謂近溪曰。我今見近溪。喚作近溪矣。不知夫人作何稱謂。曰稱相公。曰父母云何。曰稱行。曰爲諸生時。廣文云何。曰稱字。僧大聲向近溪云。汝乃有許多名色。近溪怳然下拜。丘汝止述之。謂父紛紛名號。由人所稱信矣。然令夫人與先生名。家公稱先生號。先生能安之耶。以斯知三千三百。揆之則漠然而無。達之則森然而有。強有其所無。命之曰鑿。強無其所有。命之曰滅。鑿與滅。皆不可以爲道。（論名理）○夫欲有二。有不容不然之欲。有心所沉溺之欲。自不容不然者而言。無論欲明明德之欲。不可去。即聲色臭味之欲。何可一日無。

何也。皆天也。自心所沉溺而言。無論聲色臭味之欲。不可不去。
即行仁義之欲。亦不可一日有。何也。皆障天者也。（去欲記）○（去欲
特學中之一事耳。譬如人君統六官治四海。孰非其事。而專以
捕盜爲役。一追胥之能耳。何國之能爲。曰。如子之說。則心無事
矣。曰。心自有事。尋事持心。障心實大。如目之爲用。本無所不覩。
若注視棘猴。將迷天地。凝神吳馬。或失輿薪。舍去欲去念等事。
則宇宙內事無非事矣。（全上）○耿先生謂學有三關。始見即心即
道。方有入頭。又見即事即心。方有進步。又要分別大人之事與
小人之事。方有成就。我安福彬彬多談學者。或從性體造作以
爲明。或從格式修簡以爲行。或從聞見知解以爲得。則於即心
即道已遠。又何論第二三關也。（復禮會語序）○告子曰。性無善無不
善。見天而不見人。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見人而不見
天。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則天與人互見其半。惟孟子曰。乃若
其情。可以爲善。則知天知人。一以貫之。（全上）

學憲萬思默先生廷言

萬廷言字以忠號思默南昌之東湖人父虞愷刑部侍郎受業於陽明先生登進士第歷禮部郎官出爲提學僉事罷官歸杜門三十餘年匿迹韜光研幾極深念菴之學得先生而傳先生自敘爲學云弱冠即知收拾此心甚苦思難强息一意靜坐稍覺此中恰好有個自歇處如猿猴得宿漸可柔馴頗爲自喜一日讀易石蓮洞至艮思不出位悅有契證請於念菴師師甚冒之入仕後交遊頗廣聞見議論遂雜力淺心浮漸爲搖眩商度於動靜寂感之間參訂於空覺有無之辨上下沉掉擬議安排幾二十年時有解悟見謂宏深反之自心終苦起滅未有寧帖處心源未淨一切皆浮幸得還山益復杜門靜攝默識自心久之一種浮妄熱鬧習心忽爾銷落覺此中有個正思惟隱隱御

吾形氣若思若無思洞徹淵澄廓然邊際與常念不同日用動靜初不相離自是精神歸併在此漸覺氣靜神恬耳目各歸其所頗有天清地寧冲然太和氣象化化生生機皆在我眞如遊子還故鄉草樹風烟皆爲佳境矣先生深於易三百八十四爻無非心體之流行不著爻象而又不離爻象自來說易者程傳而外未之或先也蓋深見乾元至善之體融結爲孩提之愛敬若先生始可謂之知性矣

萬思默約語

人於事上應得去是才未必是學須應酬語默聲色形氣之外於自心有個見處時時向此凝攝常若無事然一切事從此應付一一合節始是學心者人之神明所以爲天地萬物萬事之主雖無物未嘗一息不與物應酬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但其感處常寂至無而有甚微甚深不可測度必極潛極退藏庶其可見衆人心常浮動隨物祇在事上安泊舍事如何尋覓無時寧息以事實心蔽塞天竅何由得見此體是以雜念紛紛全無歸泊心源不淨一切皆浮雖向好事亦是意氣意見總屬才質耳與眞正性命生幾感通流行了無相干安得爲學○自人生而靜以上至日用見前渾成一片無分天人○坤者乾之用不坤則非乾故用九貴無首坤初惡堅冰夫資生

之後形分神發類誘知開陽亢陰凝隨才各異不能皆順乾爲用於是必有係合太和之功蓋坤在人是意意動處必有物物必有類朋類相引意便有著重處便是陰凝是堅冰亦是有首失却乾陽本色所謂先迷失道也所以聖人於意動微處謹履霜之漸收斂精神時時退藏齋戒務以一陽爲主消蝕意中一點陰凝習氣襲類從乾使合中和所謂後順得常也到德不孤不疑所行方是黃裳元吉○堯舜兢業文王小心孔子一切有所不敢不如此則非乾乾所謂以誠敬存之也故學者先須識得乾元本體方有頭腦蓋坤以乾元爲主元是生理須時時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意思以此意自存始不失乾元大始氣象故曰盡方大不習無不利夫不習即不學不慮是自然的如耳聰目明手持足行孩提啼笑愛敬何嘗習來自與天地變化同其妙用若待一一習得能做幾多事業動手便滯只區區形局中一物而已故說敬必如明道所謂勿忘勿助未嘗致纖毫之力方是合本體工夫不似後儒拘滯於形局也○誠意工夫只好惡不自欺其知耳要不自欺其知依舊在知上討分曉故曰必愼其獨獨是知體靈然不昧處雖絕無聲臭然是非一些瞞他不得自寂然自照不與物對故謂之獨須此處奉爲嚴君一好一惡皆敬依著他方是愼○或謂致良知於事事物物就用說知止就是心止處說似有不同曰體用原是一心物我皆同此止未有心止物不得所止亦未有物得所止心不止者如處事一有不當則人情不安是物失所止自心亦便有悔吝不安處是吾心亦失所止須一一停當合天則人已俱安各得所止方謂之止非謂我一人能獨止也此正是致良知於事事物物也

致良知於事事物物。卽所謂知止也。故知止致知。是一個工夫。
○平天下平字最妙。深味之。令人當下恬然有與天地萬物同止其所氣象。一道清泠。萬古常寂。學者須見此氣象。格致誠正與修齊治皆行所無事。不作頗僻。不落有所。人人孝弟慈。便人人定靜安。浪靜風恬。廓然無事總一個至善境界。所謂安止也。何等太平。蓋古之帝王。起手皆是平的意思。故結果還他一個天下平。後世不然。多屬意氣意見。有作功能。自己心浪未平。安能使人心太平。古人平的氣象未夢見在。○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知之不知之。知是所知。因感而有。用之發也。是知之知。是能知。不因感有常知而常無知。體之微也。此體是古今天地人物之靈根。於穆中一點。必不能自已之命脈。夫子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全是發明此件。聖門學者。惟顏子在能知

上用工。終日如愚。直要瑩徹心源。透根安立。其餘多在所知上用力。子貢所謂文章可聞。皆是所知。惟性與天道不可聞者。始是知體。顏子資高。其初以爲事物不必留心。便要徑約。直從形而上處究竟。仰鑽瞻忽。無有入處。故夫子教他須一一從事物上理會。由博文。方有依據。事物透徹。方是形而上者。顏子竭才做去。久之豁然覺得何處有高堅前後。渾然只當然自己一個心。視聽言動處處顯露。不加減分毫。無上下無前後。故曰如有立卓爾。但顏子博約與後儒說者不同。博便是博那約的。如處事必討自心一個分寸。如讀書必本自心一個是非。如聖賢格言至論。一一消歸自心。一切種種散見處。皆見得從自心條理中出。久之覺得只是自己一個心。凡不遷不貳。不遠復。皆在此一處分曉。又何等約。故自博而約。語有次第。博卽是約。理無先

後同一時事若後儒所云博是從外面討分明作兩截做精神耗蝕何由得卓爾○孔子一段生活意思惟顏子得之最深故於言而悅在陋巷而樂却以如愚守之其餘則多執滯若非曾點說此段光景孔子之意幾於莫傳以三子照看便見點意活三子意滯於此反照自身便知自己精神是處一切不應執著識此便是識仁蓋生活是仁體○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不是推測說正要見性命之實在人壽常喜怒哀樂中其未發就是那能喜怒哀樂的常自然在也明其至近至易也聖人位育功化皆從平常自在中來無為而成不須造作所以謂之淡而不厭謂之中庸○日間常令恬澹虛閒之意多便漸次見未發氣象○費而隱正對索隱說言隱不必索就在面前用的便是日日用著他却又無些聲臭可覩聞得故曰費而隱也若費外有隱則須待索語大語小夫婦鳶魚何處不是費更有何空閒處可藏隱而待索耶○性天皆心也只盡心便知性知天只存心便養性事天其實只一存字但存不容易須死生判斷始得故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命自我立一切自做主宰方是存的工夫常存便是盡故天壽不貳乃存心工夫極緊切真實耳存久自明性天在我非存外更有一個知天養性立命之功也孩提愛敬世儒看作形生以後最初一竅發念最好處却小看了乾坤只是一個生理一個太和元氣故愛敬是乾坤骨髓生人的命脈從這些子結聚方成人故生來便會愛敬不是生後始發此竅也不然既非學慮此念愛敬的從何處交割得來孟子深於易從資始處看透這消息故斷以性善若人深體此意則天地日月風雷山川鳥獸草木皆是此竅無物不是孩提無時

不是孩提形色天性渾然平鋪故曰無他達之天下也○曰間嘗驗心有所可文隱然若有以為不可者有所不可文隱然若有以為可者依之則吉不則凶悔吝是常若有一物居無事而默默在中為酬應之主人僞多一毫移易他不得所謂未發之中道心惟微是也人豈有二心只精則一不精則二一則微二則危矣前有所可有所不可是多生習氣逐物慣習之心謂之人心胸中若有二物交搆相似故危後隱然以為不可文以為可是天則自然謂之道心萬事皆從此出而胸中常恬淡靜瀠無有一事故微要之人心是客感客形耳總只是個道心故用工全在惟精所謂精者非精察之精乃精專之精也闇然收斂屏浮偽穢駁之累氣潛神凝胸中漸一一則微常微常顯是謂允執厥中○所謂一念義圖者如處一事斂念注思是坤思而得之泰然行去是復或遇事念中太銳便挫斂是坤少間意氣和平做去是復懲忿窒慾皆然若能常自退藏則總是一個乾元自卷自舒自專自直先天在我○心急操之則二有馳者有操之者蓋渾而存之則一是謂立誠有道者神常勝形形雖槁自有一種在形骸之外油然襲人愈久愈有味蓋得之涵養之素也○學問養到氣下慮恬見前便覺宇宙間廓然無一絲間隔無一毫事受用不可言說○日間涵養此心嘗有冲然恬愉和適不著物象之意始是自得所謂元吉者元是一團生生之意若常是這意流行無處不吉易以知險簡以知阻不是要知險阻是當險阻處一味易簡之理應之自不見險阻耳蓋聖人隨處總一個乾元世界六十四卦皆要見此意○心體無量廣大不是一人一個心三才萬物亘古亘今總在裡許存得便首

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謂立人極○詩稱文王之德必曰和敬和是敬之自然處敬便和也所謂自然亦非由勉心念雖紛襍天生有個恰好存處自然一便是敬明道所謂勿忘勿助中間正當處也故存是合他自然恰好處非能強存若強存祇益紛擾即勉到至處亦是以敬直內○或曰先生恆言存心以下然歟曰然惡其牽於物而浮以強故下之下則近乎潛矣又言以息然歟曰然惡其作於爲而梏以亡故息之息則幾乎止矣曰抑之而愈亢息之而愈馳奈何曰抑之愈亢爲以有下下之不知心體之自下也乾所以爲潛也息之愈馳爲以有息息之不知心體之本息也書所以稱止也潛則藏乎淵止則幾乎寂淵寂者天地之靈根學易之歸趣也然則兩者不一乎曰否息而後能下也是存之之妙旨也一日之中得而況不一乎。嗟夫浮陽之亢緣慮之馳吾人習心流注久矣世方倚以立事而孰能息之孰能下之○存久自明何待窮索窮索是意路名言與性命之理無干蓋明處即存處非存外別有理可明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總自這裡來常存得便都在裡許志氣清明漸自顯露○思不出位思是能止位是所止云不出是常行而常止也然思是活物位有何形總天則自然耳親切體此無如儼若思三字蓋思則非無儼若則非有有無之間神明之位昭然心目○息止也生也纔息便生平旦雨露潤澤萬物功德遍天下倏忽之間從何處生來妙不可測知道者默成而已周程後儒者少知此理向有作思惟處理會功業終有方局爲不從廣生大生中來也○予官祠部與寮友至一寺中友問篤恭天下平意旨予未答時一僧踞坐誦經誦畢起問訊就坐閒靜無

一言。目平視不瞬。時又兩官人提熟柄者。意氣偕來甚衆。以語挑問之。不答。稍頃。各默然。又頃。則皆茫然自失。予因與友人言。此便是篤恭天下平之理。只患反已不深。不造至處耳。今人不說此理。要以聲色動人。即動亦淺。然此理自周程後。未有深信者。使此僧當時答問往復。這意思便都浮散了。安能感人。○心火也。性本躁動。風生又不知費多少薪槱蘊積之。故光明外鑠。附物蔓延。息慮煩而神氣竭。如膏窮燼滅。其生幾何。古之善養心者。必求一掬清淨定水。旦夕澆浸之。庶轉濁辱爲清涼。化強陽爲和粹。故大學定靜。中庸淵泉。孟子平旦之息。大易艮背之旨。洗心之密。皆先此爲務。潤身潤家國天下。一自此流出。不然。即見高論徹終屬意氣。是熱鬧欲機。人已開。恐增薪槱耳。但此水別有一竅發自天源。洞無涯涘。未可意取。必闇然君子。晦迹韜光。抑氣沉心。庶其冥會。則天源濬發。一點靈光。孕育大淵之中。清和渾合。默收中和位育之效於眉睫間。肫肫浩浩。淵淵造化在我。蓋是資始以上生涯。不作雲雨流行以後活計也。○忠恕盡乾坤之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是心體。凡事只如這個心做去。便是恕。明道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語最徹。其餘都說麁了。○予學以收放心爲主。每少有馳散。便攝歸正念。不令遠去。久之於心源一竅。漸有窺測。惟自覺反身默識一路。滋味頗長耳。○欲立欲達。人有同情。惟一向爲己。則爲私。積之則是天地閉賢人隱。若能就將此欲譬諸人人。不必更別起念。只本念上。不動絲毫。當下人已渾然。分願各足。便是天地變化。草木蕃也。然此在一念微處轉移毫忽。便有誠僞王霸

之辨。故學貴研幾。○誠無爲。幾則有善惡。何者。凡動便涉於爲。爲便易逐於有。逐有則雖善亦黮。多流於惡。故學問全要研幾。研者。磨研之謂。研磨其逐有而黮的。務到極深極微處。常還他動而未形者。有無之間的本色。則無動非神。故曰誠神幾。曰聖人。○大學知是寂。物是感。意却是幾。故必先誠意。夫天地人。總是個動幾。自有天地。此幾無一息不動。一息不動。則乾坤毀。自有此人。此意無一息不生。不生。則人心死。但只要識得動而常寂之妙體耳。非動外有寂。即動是寂。能動處。不涉於爲。所動處。不滯於迹。便是眞寂。○易所謂位。是安頓自己身子處。身子安頓停當。事事停當。故曰位正當。又曰以剛中。皆安其身而後動之意。若自身安頓不停當。事事不當。故曰位不當。可見士君子處天下國家。無論窮達。先要安頓此身。○或曰。亂臣賊子已往。安知懼。曰。此拘儒之見也。萬古此君臣。萬古此人心。則亦萬古此一點懼心。夫子視萬古如一息。只剔得這點懼心。昭然在天地間。便自君臣上下各自悚懼。各安其分。各盡其職。今亦猶古。古亦猶今。有何已往。有何現在未來。此皆世儒小見。在形骸世界上分別。與論遷固之史何異。

明儒學案卷二十一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 校刊

泉長胡廬山先生直

胡直字正甫號廬山吉之泰和人嘉靖丙辰進士初授比部主事出爲湖廣僉事領湖北道晉四川參議尋以副使督其學政請告歸詔起湖廣督學移廣西參政廣東按察使疏乞終養起福建按察使萬歷乙酉五月卒官年六十九先生少貽蕩好攻古文詞年二十六始從歐陽文莊問學即語以道藝之辨先生疾惡甚嚴文莊曰人孰不好惡人胡以能好能惡歸之仁者蓋不得其本心則好惡反爲所累一切忿忿不平是先已失仁體而墮於惡矣先生聞之憮然汗背年三十復從學羅文恭文恭

敎以靜坐及其入蜀文恭謂之曰正甫所言者見也非實也自朝至暮不漫不執無一刻之暇而時時覿體是之謂實知有餘而行不足常若有歉於中而絲毫不盡是之謂見歸蜀以後先生之淺深文恭不及見矣先生著書專明學的大意以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疏通文成之旨夫所謂理者氣之流行而不失其則者也太虛中無處非氣則亦無處非理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言我與天地萬物一氣流通無有礙隔故人心之理即天地萬物之理非二也若有我之私未去墮落形骸則不能備萬物矣不能備萬物而徒向萬物求理與我了無干涉故曰理在心不在天地萬物非謂天地萬物竟無理也先生謂吾心者所以造天地萬物者也匪是則黙沒荒忽而天地萬物熄矣故鳶之飛魚之躍雖曰無心然不過爲形氣馳之使然非鳶魚能一循乎道也此與文成一氣相通之旨不能相似矣先生之旨既與釋氏所稱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不遠其言與釋氏異者釋氏雖知天地萬物不外乎心而主在出世故其學止於明心明則雖照乎天地萬物而終歸於無有吾儒主在經世故其學盡心盡心則能察乎天地萬物而常處於有只在盡心與不盡心之分義則以爲不然釋氏正認理在天地萬物非吾之所得有故以理爲障而去之其謂山河大地爲心者不見有山河大地山河大地無礙於其所爲空則山河大地爲妙明心中物矣故世儒之求理與釋氏之不求理學術雖殊其視理在天地萬物則一也

胡子衡齊

理問

既曰在物爲理，又曰處物爲義，謂義非理也可乎？既曰在物爲理，又曰性卽理也，謂性爲在物可乎？○理之說易始乎？詩曰我疆我理，釋者曰：理，定其溝塗也，謂人定之也，非謂溝塗自定也。然則謂理在溝塗可乎？書曰燮理陰陽，釋者曰：燮理，和調之也，謂人調之也，非謂陰陽之自調也。然則謂理在陰陽可乎？夫子贊易曰：黃中通理，言至正至中而理通焉，未聞中正之在物也。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言易知簡能而理得焉，未聞知能之在物也。曰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夫子固明言性命之理，而世必以爲在物何哉。

虛實

世儒以萬理爲實天地實天地萬物實萬物君臣父子皆然唯其實而後天下不以幻視若惟求理於心則將幻天地萬物於無何有矣又何有於父子君臣哉胡子曰夫萬物之實豈端在物哉其謂實理即實心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即繼之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若實理皆在於物則萬物矣與於我又奚能反身以求誠哉何則人心惟誠則其視天地也實天地視萬物也實萬物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不可解於心者皆實理也若人心一僞彼且視父子君臣浮浮然也烏覩父子君臣之爲實理哉彼其視天地萬物夢夢然也烏覩天地萬物之爲實理哉故曰不誠無物者此也世儒自幻視其本實之心而反瞿瞿焉索物以求理認外以爲實所謂以幻求幻其幻不可究竟矣

天人

程叔子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本天者以爲道之大原出於天故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天工天官咸自天定之非人心所得增損者也聖人本之故其求諸物理者將求出於天者以爲定也而人心之私不與焉彼釋氏三界惟心山河大地皆妙明心中物是獨以心法起滅乎天地視三界山河大地不足爲有無非本心者之誤歟胡子曰當皇降之衷天命之性固已在人心久矣聖人本天舍人心又孰爲本哉非心之外別有天也苟一私意奸於其間雖自愚夫行之必有厭然而不中慊雖自愚夫當之必有怫然而不中甘彼悍夫愚夫豈嘗考物理哉則心天者爲之也審如叔子之言則天之生物莫不有理而人心獨無理乎凡本心者即有釋氏之失則此心固爲人之大祟乎所謂皇極帝則明命天理皆當剗心剔性別有一物以索諸茫茫芸芸

而後爲得也.孟子謂仁義禮智根心.愛親敬長爲良知.皆非也.
夫苟不能自信其心爲天.索諸梦梦芸芸以求之.吾見其襞積
磔裂.膠固紛披.不勝推測.不勝安排.窮搜愈精.比擬愈似.而天
者愈離.吾未見其能本也.

心性

曰.先儒以爲心者.止於知覺.而知覺所具之理爲性.故其言曰.
能覺者心.所覺者理.覺虛而理實.心虛而性實.心性雖不可離.
尤不可混.曰.以知覺爲心.以實理爲性.固可謂之不混矣.然以
理爲在物.則性亦當爲在物.是性雖不與心混.而不免與物淆
矣.其可通乎.曰.先儒有言.性者心之理.又曰.心統性情.則未嘗
不以性具於心者也.獨未認知覺爲性耳.曰.若是.則先儒之語
理與性也.一以爲在物.一以爲在心.是在物在心.其各居半焉

已矣.又可通乎.嘗試譬之.心猶之火.性猶之火之明.明不在火之表.
性猶火之明.情猶明之光.光不在明之後.故謂火明光三者異
號則可.謂爲異物.則不可也.謂心性情三者異文.則可.謂爲異
體.則不可也.性之文.從心從生.夫人心惟覺.則生.弗覺.則弗生.
惟生.則理.弗生.則弗理.假令捧土揭木.儻若人形.而告之曰.是
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蓋塊如也.何者以土木無覺故也.是以
舍人心之覺.則無性矣.又焉有理哉.是故仁義禮智.非有物焉
以分貯於中也.則覺爲之宰也.亦非有物焉以分布於外也.則
覺爲之運也.方其宰也而無不運.雖天下之至虛.而無不實也.
方其運也而無不宰.雖天下之至實.而無不虛也.故覺即性.非
覺之外有性也.性即理.非性之外有理也.然則所覺者.即能覺
者爲之也.苟無能覺者.則是捧土揭木而已爾.亦烏有夫所覺

者哉。曰。先儒又言覺於理。則爲道心。覺於欲。則爲人心。以覺語性。安知其不覺於欲。而爲人心歟。曰。若是。烏足以言覺。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言弗覺也。誠覺則痛癢流行。而仁理在其中矣。豈覺之外。而別有痛癢。別有仁理哉。是故覺卽道心。亦非覺之外。而別有道心也。人惟蔽其本覺。而後爲多欲。爲人心。當其爲多欲爲人心。則雖有聞見知識辨別物理。亦均爲痿痺而已。而奚其覺。然則謂覺爲覺於欲者非也。曰。釋氏以作用爲性。若是。則胡以異也。曰。吾儒之語性。有專以體言者。記所爲生而靜者是也。有專以用言者。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若獨以作用罪釋氏。則孟子亦失矣。夫覺性者。儒釋一理也。而所以異者。則盡與未盡由分也。

體用

曰。道有體有用。未有有體而無用。有用而無體者也。今子辨理以察。而語性以覺。無乃溺於用而遺於體歟。曰。古之君子。語體而用無不存。語用而體無不存。以其心無不貫也。豈若世儒。語體則截然曰。是不可爲用。語用則截然曰。是不可爲體。語物語理。必應體用而成四片。不知文義愈析。論辨愈艱。而道愈不謀矣。

循序

曰。古之小學。學於詩書禮樂。未有先從事心性者也。今子嘵嘵然。惟心性之務。先靈覺之獨切。無乃紊先後之序乎。曰。古人以先本後末。先始後終爲序。未聞先末與終之爲序也。種樹必先植其根。治水必先濬其源。心性者。學之根與源也。世儒反以先本爲非。必欲窮索物理。而豫求於末終。是不爲紊也哉。自天子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若以理爲在物從物物而索之則上必不能遍於天子下必不能遍於庶人又奚足以言理

格物

曰東越訓格物曰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初學猝難了也曰致知在格物者蓋言古人之致其良知雖曰循吾覺性無感不應而猶懼其泛也則恆在於遍物之本末而無以末先其本夫是則知本卽格物而致知之功不襍施矣其下文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更不添一物字則格物之爲知本明矣夫子曰反求諸其身孟子曰萬物皆備反身而誠皆格物疏義也括而言之知本而已夫致知非遺本也而求其端用力攻致反顧允在於本而後能不泛也曰格物則然窮理何居曰窮之義盡也極也非謂窮索也窮理者卽極夫天理之謂也誠極

夫天理則人欲滅矣

博辨

問博文約禮曰文者學之事也至不一者故稱博莫非文也而莫不有吾心不可損益之天則以行乎其間者禮是已禮至一者也故稱約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矣是故散之視聽言動者博文也存之勿非禮視聽言動者約禮也

明中

語其藏則渾渾淵淵空空一者不得不一非必合之而後一也語其放則井井斤斤睽睽殊者不得不殊非必析之而後殊也吾惟虞人之不理一也奚虞分之不殊哉又寧先析之爲殊後合之爲一哉苟無分殊則不得謂理一無理一又孰爲理之使分殊也何則理者吾心之燦燦者也以其至一理至不一者也

非謂漫漶而靡所區分之爲物也。

徽孔

儒者必曰先知後行。夫子十五而學。三十而立。則爲先行。四十不惑。則爲後知。其與先知後行之訓。又自悖矣。儒者以窮至物理爲入門。所謂窮其當然。與其所以然。皆始學事也。今訓不惑則謂知其所當然。訓知天命則謂知其所以然。是孔子以四五十之年。乃得爲始學之事。則在學者爲過早。而在孔子爲過晚矣。不又悖之甚乎。

續問

氣有陰陽五行。糅雜不一者也。二五之氣成質爲形。而性宅焉。性者。卽維天之命。所以宰陰陽五行者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而統於心。故言心卽言性。猶言水卽言泉也。泉無弗清。後雖汩於泥淖。澄之則清復矣。性無弗善。後雖汩於氣質。存之則善復矣。由是觀之。性是性。氣質是氣質。又烏有氣質之性哉。且古未聞有兩性也。性之文從心從生。今夫物斃矣。其質猶存。而生奚在。人之初死。其氣猶存。而生奚在。然則謂氣質有性者。贅也。亦舛也。○合吾之本心。卽爲無私。卽爲合天。○問龍溪有眞達性眞。惡名埋沒一世。弗恤之語。然否。曰。君子復其性眞。固不知前有譽而趨之。後有毀而避之。若欲冒毀以達性眞。是前後皆意之矣。非眞體也。君子卽有不得已。蒙世之大詬。固皆付之無意。而天下後世。亦未嘗不終諒其心精也。何者。以人心至神故也。○問學以聚之。曰。聚卽凝聚之謂。非襞積而聚之之謂也。○問獨知。曰。夫獨知者。宰夫念慮而不以念慮著。貫乎動靜而不以動靜殊也。愼之義。猶愼固封守之謂。功在幾先。於時保之者是

也。若曰必待動念於善惡而後慎之則不慎多矣。○門人問曰。先生奚學。曰吾學以盡性至命爲宗。以存神過化爲功。性也者。神也。神不可以意念滯。故常化。程伯子所謂明覺自然。言存神也。所謂有爲應跡言過化也。今之語盡性者失之。則意念累之也。曰請下之。曰以仁爲宗。以覺爲功。以萬物各得其所爲量。以通晝夜忘物我爲驗。以無聲無臭爲至。曰復請下之。曰以一體爲宗。以獨知爲體。以戒懼不昧爲功。以恭忠敬爲日履。以無欲達於靈明爲至。曰若是則敢請事矣。曰是與性命神化豈有二哉。第見有遲速。故功有難易。習有生熟。要之皆非可以意念滯也。

申言

蓋嘗觀之。盈天地間升降闔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帝天爲之宰焉者。是命也。即理也。故詩稱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人生天地間。呼吸作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心覺爲之宰焉者。是性也。即理也。故書稱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恆性者。是也。故理之在人也。宰之一心。而達之天下不期而準。主之一時而施之千萬世不約而協。是我之知覺本通乎人之知覺。本通於天下後世之知覺。本非有我之所得私。所謂以我爲主以覺爲性者。本未爲非。亦未爲私也。覺即理也。然至於無準與權者。則所謂感物而動。失其本知本覺者也。失其本知本覺而本覺之體固未亡也。故精者。此精也。準與權者。此爲之也。○思未起而覺不昧。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生平忿慾於名諸病。反觀尚未盡廖。所以然者。猶是依違在形骸上取滋味。而不信有不依形之天味也。向世界上

爭勝負而不信有不著世之天勝也

困學記

予童頗質任嘗聞先府君論學而不知從事年十七遊學邑城讀書學舍遂致駘蕩喜放是歲臘先府君卒愈自放然慕奇名好談孔文舉郭元振李太白蘇子瞻文信國之爲人如文舉太白夢寐見之酷嗜詞章時傳李何詩文輒自倣效又多忿慾躁動不知檢嘗著格物論駁陽明先生之說年十九與歐陽文朝同硯席最弊時或覺非忽自奮爲學要文朝南野先生族孫共爲之勉修一二月不知方遂仍墮舊習嘉靖壬寅予年二十六方買居白鶴觀下適歐陽南野先生諱德字崇一號南野仕至禮部尚書謚文莊爲陽明先生高弟子自鄉出邑城會友講學傾城士友往會而予獨否既數日文朝則語予曰汝獨不可行造訪禮耶予乃隨文朝往訪先生於會覺寺先生一見輒呼予舊字曰宜舉來何晚又問齒對若干先生曰以汝齒當坐某人下予時見先生辭禮簡當不爲時態遽歸心焉先生因講惟仁者能好人一章言惟仁者有生生之心故見人有善若己有之而未嘗有作好之意故能好人見人有惡若瘝厥躬而未嘗有作惡之意故能惡人今之人作好作惡則多爲好惡累未可謂能好惡也予素有疾惡之病聞其言憮然若爲予設者已乃走拜先生家從遊海智寺月餘自憂好放之習何能入道一日先生語以立志曰明明德於天下是吾人立志處而其功在致吾之良知又曰唯志眞則吾良知自無蔽虧語若有弊一日先生歌文公欵乃聲中萬古心之句予一時豁然若覺平日習氣可除始定嚮往眞意次年癸卯春爲小試之道此意雖未寢而志則馳矣秋舉於鄉歸見先生

又北行赴辭而先生屬望殷甚予亦頗承當及甲辰會試下第歸途與同侶者撓亂既歸雖復見先生然屢興屢仆第其中耿耿有不甘自已之念乙巳秋丁祖母承重憂丙午復同文朝及羅日表讀書龍洲（名鵬癸卯因與康東沔公倡和（諱恕字求仁縣令同鄉舉）自遣而嚮學功愈弛至丁未爲先祖母卜兆致訟適先生起少宗伯予送至省城既歸復畢訟事自覺學無力因悔時日之過大病在好詞章又多忿慾三者交剸於胸中雖時有戰勝不能持久此予志不立之罪無可言也時年已三十一矣

丁未冬予忽有飄然遐舉離世之興及就友人王有訓語（名託號未卷一號石璧病農）有訓曰遐舉不如力學因偕予往訪羅念菴先生（諱洪先字達夫吉水人仕至太守官贊善謚文恭）居石蓮洞既一月日聞先生語感發乃北面稟學焉先生初不甚喜良知亦不盡信陽明先生之學訓吾黨專在主靜無欲予雖未甚契然日承無欲之訓熟矣其精神日履因是知嚴取與之義戊申春予遊韶太守陳公（諱大論南寧人仕至太守官學正）陳公嘗從陽明先生學後專意元門予少病肺咳血怔忡夜多不寐則就拜陳公學元未有入純峯始爲魏莊渠公（諱校官至祭酒崑山人）弟子亦遊南野先生門後專意禪宗予亦就純峯問禪純峯曰汝病乃火症當以禪治每日見予與諸生講業畢則要共坐或踞床或席地常坐夜分少就寢鷄鳴復坐其功以休心無雜念爲主其究在見性予以奔馳之久初坐至一二月寤寐間見諸異相純峯曰是二氏家所謂魔境者也汝平日忿慾利名種種念慮變爲茲相易所爲遊魂爲變是也汝勿異功久當自息四五月果漸息至六月遂寂然一日心忽開悟

自無雜念洞見天地萬物皆吾心體喟然歎曰予乃知天地萬物非外也自是事至亦不甚起念似稍能順應四體咸舒泰而十餘年之火症嚮愈夜寢能寐予心竊喜以告鈍峯鈍峯曰子之性露矣久之雖寐猶覺凡寐時聞人一語一步皆了了鈍峯曰是乃通晝夜之漸也子勉進之可以出死生矣予乃問出死生何謂也鈍峯言不出死生則前病猶在予因是從鈍峯究出死生之旨若日有所悟又偕遊曹溪瞻六祖塔感異夢遂又有忘世意至秋越錢緒山公至韶陳公延留書院中名德洪餘姚人陽明先生弟子予甚喜請益然見錢公以憂制未大祥遽遠遊又乘青幃張皂蓋前呼導予心私計曰予雖學出世事亦未敢謂然也亡何冬盡予方圖歸因起念遂失初悟忽若痞悶雖極尋繹宿見意象俱似而眞體昏塞甚不自得述其故質於錢公錢公發明頗詳迄不當予意一日同諸君遊九成臺坐地方欠身起忽復悟天地萬物果非在外印諸子思上下察孟子萬物皆備程明道渾然與物同體陸子宇宙即是吾心靡不合旨觀前所見洒然徹矣因自審曰吾幸滅宿障從此了事又何可更纏世網從事殘蠹致汩吾眞耶既歸見先君方待吉淺土卜葬不果此中不自安又家人輩不善事老母致有不懌意予衷亦常怏怏無以遣已隱隱有儒釋旨歸之辨而猶未決也已酉家居因結邑中會思健諱于乾號月塘羅東之諱潮俱蕭天寵名隆佑吏員官縣丞及王有訓歐文朝爲會頗有興發至冬予赴會試與王武陽諱畿有訓同舟昕夕唯論學方浮彭蠡値風濤夜作不能泊岸舟顛幾覆數矣同舟人士皆號達旦予獨命酒痛飲浩歌熟寢天明風稍定始醒同侶有詈予不情者予自若也庚戌落第後舍南翁先生宅

一日以舟顛熟寢事請正先生曰此固甚難然謂仁體未也予曰仁體當何如曰臨危不動心而又能措畫救援乃仁體也予雖聆服然未釋其旨仲夏李石鹿公（名春芳字子實與化人官元輔）延予過其家訓諸子因盡聞王心齋公之學（諱艮字汝止安豐場誠一時傑出獨其徒傳失眞往往放達自恣與化士以是不信學久之熟予履乃偕來問學立會冬杪予歸自儀眞發舟三日皆遇劇盜以風猛得脫同舟亦有泣者予獨計寇入則當倒橐輸他無虞也以是亦不爲動辛亥予挈家歸義和滄洲故居獨學寡侶力有少弛又明年壬子錦虔舊習大作幾自墮至冬向歐陽曰穡赴（試諱紹慶號乾江南野先生仲子官工部主事）時曰穡延思健赴京訓諸子亦在舟雖曰常切琢而予放未瘳癸丑落第初擬就選學職至期悔止友人周仲含（名賢宣號洞岩萬安人官至右布政使）及思健曰穡咸勸予選而思健至拍案作色詈曰子母老不及時祿養非孝予勉從謁選得教句容既至方牽業舉日課諸士文而自以出世之學難語人又負高氣處上下多窒每自疚已乃疑曰豈吾昔所悟者有未盡耶時甲寅二月聞南野先生訃已爲位痛哭因念師資既遠學業無就始自悔數年弛放自負生平文負師門爲痛恨尋因作博文約禮題遂舍而思曰孔顏授受莫此爲切故必出此乃爲聖人之學而非此必非聖人之學者也於是反覆而思之平心而求之不敢徇近儒亦不敢參已見久之於先儒終不能強合其疑有四蓋先儒以窮理訓博文其說要推極吾心之知窮至事物之理予所最不能無疑者以先儒語理專在物而不在人蓋理莫大乎五常之性曰仁義禮智信是也今以理爲在物而窮之此則五常之性

亦在物不在人矣是人皆爲虛器無一理之相屬恐必不然此一疑也先儒訓復禮之禮曰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不知此天理仍在物耶抑在身耶如其在身則是先窮在物之理後復在身之理是果有二理矣恐亦不然此二疑也大學之道貴知本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今語大學則反後身心而先物理竊恐聖門格物之旨易傳窮理之義不如此且此學遍天子庶人若必欲窮盡物理吾恐天子一日二日萬幾庶人耕田鑿井皆有所不暇故孔子又曰周其所察聖人病諸孔子恆教弟子先孝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未聞先教人以窮盡物理者也此三疑也先儒所謂窮理則專以多聞多見爲事以讀書爲功然孔子則嘗以多聞多見爲知之次今乃獨舉其次者語顏子而其所語曾子子貢一貫之旨顏子不得與焉何其厚曾子子貢而薄顏子也恐亦不然況其對哀公魯不言顏子聞見之多讀書之富唯獨稱曰不遷怒不貳過以此爲好學之實而已則顏子之所學者可知而博文亦必有在矣此四疑也凡此四疑予未敢一徇人已但反諸心誠有不能解者至若近儒訓致吾心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此雖孔曾復生無以易也但訓在格物曰物者意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其正則似與正心之義微有相涉惟達者用功知所歸一若初學未達者用之恐不免增繳繞之病此一疑也嘗觀先儒言事事物物皆有至當不易之理先儒豈敢謾哉彼見學者多太過不及之弊故必求至當天則所在是欲爲堯舜之中箕子之極文王之則孔子之矩曾子之至善子思之中庸程伯子之停停當當者是也是其所疑者未可非但不知此至當此中此則此極此矩此至善中庸

此停停當當者固出於心而通於物也非物有之也出於心者一致而百慮亦非必能應一物而膠定一則也此先儒之未達也今近儒懲而過之第云致其良知而未言良知之有天則以故承學之士惟求良知之變化圓通不可爲典要者而不復知有至當中極則矩至善中庸停停當當之所歸一切太過不及皆抹殺而不顧以致出處取予多不中節一種猖狂自恣妨人病物視先儒質行友有不逮可見近儒之訓亦不能無弊竊意顏子之約禮者必約諸此心之天則而非止變化圓融已耳此二疑也近儒又曰文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者文之存於中者也予則以文不專在外禮不專在中專以文在外則舍吾心文焉有天地萬物專以禮在中則舍天地萬物文焉有吾心是文與禮均不可內外言也今之語良知者皆不免涉於重內輕外其言亦專在內不知夫子言禮而不言理者正恐人專求之內耳是近儒之訓亦似於孔顏宗旨未悉此三疑也予既有是疑因日夜嘿求孔顏宗旨龕若有明蓋夫子因顏子求之高堅前後不免揆索測度而無所歸著不知日用應酬即文也文至不一者也而學之事在焉故博之以文俾知日用應酬可見之行者皆所學之事而不必揆索於高深日用應酬準諸吾心之天則者禮也禮至一者也而學之功在焉故約之以禮俾知日用應酬必準諸吾心之天則而不可損益者乃爲學之功而不必測度於渺茫是無往非文則無往非禮無地可間而未可以內外言也無往非博則無往非約無時可息而未可以先後言也夫子教之如此故顏子學之亦無地可間無時可息無有內外先後其爲功非不欲罷不可得而罷也已而既竭吾才所立卓

爾此天則者昭然常存不復有掇索測度之勞至是顏子之學始有歸著則凡學孔顏者舍此必非正脈予又悟克己復禮章郎博文約禮之實何則夫子教顏子從事於視聽言動即博文也勿非禮視聽言動即約禮也視聽言動不在禮之外勿非禮不在視聽言動之後是可見先儒言內外先後者固非而近儒涉於重內輕外者亦未盡乃若出世之學一切在內則尤非也

蘇是用功似不落空日用應酬似稍得其理處上下亦似稍安浸悟南野先生所論仁體之旨始嘗出赴南都會友與何吉陽諱遷德安人官刑部侍郎　譚二華名綸宜黃人官大司馬　二公遊又因唐荊川公講順之武進人官都御史念菴先生執友枉顧衙舍遂偕晤趙大洲公名貞吉內江人官至大學士時見諸公論學似於博學之旨多有異同予雖未敢辨難然因是自信者多矣又二年丙辰予登第始得盡友海內諸學士相與剛切商訂要不能外此天則而近不可以內外先後言之得此則顏氏之卓爾在我矣苟非此而謂之孔門正脈恐俱北指而南轅也異時歸以質諸念菴先生先生初恐予求諸意象則詰之曰今滿眼是事則滿眼是天則可乎予未敢悉也又數歲壬戌予在楚先生則移書示曰吾於執事博約之說洞然無疑斯學其有興乎已而再歸再請質於先生先生曰所貴足目俱耳蓋恐予墮目長足短之弊也予既自蜀乞休三年復起督楚學遷西粵又東粵二十年間倏忽老矣尚自慚未有眞得豈亦終墮足短之弊也與於今萬歷癸酉復乞休爲養益懼悠悠以爲古今莫予困也予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則果何時耶遂記以自飭

與唐仁卿書

去冬承寄白沙先生文編。因思足下素不喜言心學。今一旦取白沙文表章之。豈非學漸歸源。不欲以一善名其志力不大且遠哉。不穀昔嘗相期至再三之瀆者。固知有今日也。甚慰甚賀。第令其間不共相究竟。則徒負平日。蓋先此有覩見是編者。謂此書題評雖揚白沙。其實抑陽明。卽語不干處。必宛轉詆及陽明。近於文致。不穀不肖信已而將來編讀之。良然。如云近儒疑先生引進後學頗不愜愜。嘗適觀陽明語意。並無是說。不知足下何從得之。夫陽明不語及白沙。亦猶白沙不語及薛敬軒。此在二先生自知之。而吾輩未臻其地。未可代爲之說。又代爲之爭勝負。則鑿矣。歷觀其評中。似不免爲白沙立赤幟。恐亦非白沙之心也。古人之學。皆求以復性。非欲以習聞虛見立言相雄長。故必從自身磨練。虛心參究。由壯逮老。不知用多少功力。寔有諸已。然後敢自信以號於人。是之謂言行相顧。而道可明。若周子則從無欲以入。明道則從識仁以入。既咸有得而後出之。孟子亦在不動心以後。乃筆之書。白沙先生一坐碧玉樓十二年。久之有得。始主張致虛立本之學。一毫不徇於聞見。彼豈謾而云哉。陽明先生抱命世之才。挺致身之節。亦可以自樹矣。然不冇已。亦其天性之道故也。過嶽麓時。謁紫陽祠。賦詩景仰。豈有意於異同。及至龍場處困。動忍刮磨。已乃豁然悟道。原本不在外物而在吾心。始與紫陽傳註稍異。及居滁陽多教學者靜坐。要在存天理去人欲。至虔臺始提致良知一體爲訓。其意以大學致知。乃致吾良知。非窮索諸物也。良知者。乃吾性靈之出於天也。有天然之條理焉。是卽明德。卽天理。蓋其學三變。而教亦三變。則其平日良工心苦。可從知矣。亦豈謾而云哉。不穀輩非

私陽明也亦嘗平心較之矣嘗聞陽明居龍場時歷試諸艱惟死生心未了遂製石棺臥以自鍊既歸遭誼則以其語寘諸中庸中和章益觀以克化之今之學者非不有美行也其處困亨毀譽之間有是乎不穀有一族祖韻歸者每歸語陽明事頗悉今不暇細但言渠童時赴塾學見軍門輿從至咸奔避軍門即令吏呼無奔敘俱乂手肅立有酒徒唱於市肆則貸其扑令教從讀者習歌詩卒爲善士又有啞子叩之則書字爲訓亦令有省今之學者非不有美政也其都尊位能勤勤於童子於市人於啞子有是乎夜分方與諸士講論少入墟翳間即遣將出征已行復出氣色如常坐者不知其發兵也方督征濠也日坐中堂開門延士友講學無異平時有言伍公焚鬚小却暫如側席遣牌取伍首座中惴惴而先生略不見顏色後聞濠就擒詢實給賞還坐徐曰聞濠已擒當不僞第傷死者多爾已而武皇遣威武大將軍牌追取濠先生不肯出迎且曰此父母亂命忍從臾乎其後江彬等譖以大逆事叵測先生特爲老親加念其他迄不動心異時又與張忠輩爭席卒不爲屈未嘗一動氣臨終家人問後事不答門人周積問遺言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今之學者平居非不侃侃其臨艱大之境處非常之變每不動心有是乎若非眞能致其良知而有萬物一體之實者未易臻也先師羅文恭至晚年始歎服先生雖未聖而共學聖學也然則陽明不爲充實光輝之大賢矣乎獨當時桂文襄以私憾誚之又有以紫陽異同且不讓後儒硬格故致多口迄無証據識者寃之昔在大舜尚有臣父之譏伊尹亦有要君之誚李太伯詆孟子之欲爲佐命大聖賢則有大誚議蓋自古已然矣足

下豈亦緣是遂詆之耶抑未以身體而參究之故耶夫吾黨虛心求道則雖一畸士未忍以無影相加而況於大賢乎恐明眼者不議陽明而反議議者也編中云良知醒而蕩夫醒則無蕩蕩則非醒謂醒而蕩恐未見良知眞面目也又詆其張皇一體吾人分也觀今學者只見爾我藩籬一語不合輒起戈矛幾曾有眞見一體而冒張皇示人者哉斯語寧無亦自左耶雖然足下今之高明者也昔不喜心學今表章之安知異日不并棄陽明將如文忠之晚年篤信耶近百年內海內得此學表表裨於世者不鮮屢當權奸亦惟知此學者能自屹立今居然可數矣其間雖有靜言庸違者此在孔門程門亦有之於斯學何貶焉不穀辱公提攜斯道如疇昔小有過誤相咎不言今關學術不小爲忍嘿嘿固知希聖者舍己從人又安知不如往昔不假言而自易耶且知足下必從事致虛立本是日新得仍冀指示益隆久要豈謂唐突耶

又

前論白沙文編嚬笅想未達復承石經大學刻本之寄讀刻後考辯諸篇知足下論議勤矣締觀之嘻其甚矣僕本欲忘言猶不忍於坐視聊復言其概夫考辯諸作類以經語剪綴頓挫鼓舞見於筆端其大略曰修身爲本格物爲知本曰崇禮曰謹獨若亦可以不畔矣及竟其終篇繹其旨歸則與孔子孟子之學一何其霄淵相絕也夫大學修身爲本格物爲知本足下雖能言之然止求之動作威儀之間則皆末而已矣夫修身者非修其血肉之軀亦非血肉能自修也故正心誠意致知乃所以修動作威儀之身而立家國天下之本也格物者正在於知此本

而不泛求於末也。今足下必欲截去正心誠意致知以言修身。抹殺定靜安慮而飭末節。則是以血肉修血肉。而卒何以爲之修哉。譬之瞽者以暮夜行於岐路。雖有不顛蹶而迷繆者。是足下未始在修身。亦未始知本也。孟氏所謂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正謂此耳。將謂足下眞能從事大學可乎。禮也者。雖修身之事。然禮有本有文。此合內外之道。蓋孔子言之也。今足下言禮。乃專在於動作威儀之間。凡涉威儀則諄諄而不已。一及心性。則裁削而不錄。獨詳其文而重違其本。乃不知無本不可以成文。姑不他言。卽孔子論孝曰不敬何以別乎。曰色難。豈非有吾心之敬而後有能養之文。不敬則近獸畜。有吾心之愛而後有婉娩之文。不愛則爲貌敬。若足下所言。似但取於獸畜貌敬。而不顧中心敬愛何如也。此可爲孝。亦可爲禮乎。易繫言美在其中。而後能暢於四肢。孟氏言所性根心而後能睟面盎背。今足下但知詳於威儀而不知威儀從由者。由美在其中。所性根心也。大學言恂慄威儀。蓋由恂慄而後有威儀。威儀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足下又曰言語必信。容貌必莊。論必准諸古者。不論所得淺深而皆謂之誠。若是則後世之不侵然諾與夫色莊象恭之徒。皆可爲誠矣。又如王莽厚履高冠色厲言方。恭儉下士。曲有禮意。及其居位一令一政。皆准諸虞典周禮。據其文。未可謂非古也。其如心之不古何哉。此亦可爲誠耶。況今昔之語心學者。以僕所事所與。言語易嘗不信。容貌易嘗不莊。動止易嘗不准諸古。且見其中美外暢。根心生色。優優乎有道氣象。易嘗不可畏可象。而足下必欲以無禮坐誣之。僕誠不知足下之所謂禮也。記曰。君子撙節退讓以明禮。傳曰。

讓者禮之實今豈以攘臂作色詆訶他人者遂爲禮耶愼獨者愼其獨知朱子固言之矣惟出於獨知始有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嚴始有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幾夫是以不得不愼也今足下必以獨處訓之吾恐獨處之時雖或能禁伏竄跡然此中之憧憧朋從且有健於詛盟慘於劍鉏者矣足下又不知何以用其功也蓋足下惟恐其近於心不知愼之字義從心從眞非心則又誰獨而誰愼耶末又言聖人諱言心甚哉始言之敢也夫堯舜始言道心此不假論至伊尹言一哉王心周公言殫厥心書又曰雖收放心閑之惟艱曰乃心罔不在王室曰不二心之臣孔子則明指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此皆非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語心若是詳也而足下獨謂之諱言是固謂有稽乎無稽乎於聖言爲侮乎非侮乎且曾孟語心亦不假論卽論語一書其言悅樂言主忠信言仁言敬恕言內省不疚言忠信爲敬參前倚衡皆非心乎聖人之語心恐非足下一手能盡掩也又謂聖人不語心不得已言思思果非心乎此猶知人之數二五而不知二五卽十也約禮之約本對博而言乃不謂之要約而謂之約束先立其大本對小體而言乃不謂之立心而謂之強立則欲必異於孔孟也是皆有稽乎無稽乎於聖人爲侮乎非侮乎又以求放心立其大見大心泰內重外輕皆非下學者事天下學子十五入大學凡皆責之以明德親民正心誠意致知之事寧有既登仕籍臨民久矣而猶謂不當求放心立大者聖門有是訓乎且今不教學者以見大重內則當教之以見小重外可乎此皆僕未之前聞也竊詳足下著書旨歸專在尊稱韓愈闖于諸儒之上故首序中慶慶見之夫韓之文詞氣節及其功

在潮非不偉也至其言道以爲孟軻楊雄之道又以臧孫辰與孟子並稱及登華嶽則震悼呼號若嬰兒狀淹潮陽則疏請封禪甘爲相如良由未有心性存養之功故致然耳安得謂之知道賈逵以獻頌爲郎附會圖讖遂致貴顯徐幹爲魏曹氏賓客名在七子之列二子尤不可以言道足下悅其外便其文以爲是亦足儒矣則其視存養自得掘井及泉者寧不迂而笑之且拒之矣乃不知飾土偶獵馬捶者正中足下之說足下亦何樂以是導天下而禍之也且夫古今學者不出於心性而獨逞其意見如荀卿好言禮乃非及子思孟子詆子張子夏爲飲食賤儒況其他乎近時舒梓溪賢士也亦疑白沙之學將爲王莽爲馮道以今觀之白沙果可以是疑乎皆意見過也聞足下近土當路書極訾陽明加以醜詆又詆先師羅文恭以爲雜於新學是皆可忍乎僕不能不自疚心以曩日精誠不足回足下之左轅故也雖然猶幸人心之良知雖萬世不可殄滅子思孟子之道終不以荀氏貶至白沙陽明乃蒙聖天子昭察如日月之明豈非天定終能勝人也哉矧天下學者其日見之行存養自得者不鮮而在足下既負高明自不當操戈以阻善自當虛己求相益爲當也僕不難於默然心實不忍一恃疇昔之誼一恐眞阻天下之善故不辭多言亦自既厥心爾程子有言若不能存養終是說話今望足下姑自養積而後章審而後發有言逆心必求諸道僕自是言不再

明儒學案卷二十二終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忠介鄒南皐先生元標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 校刊

鄒元標字爾瞻別號南皐豫之吉水人萬歷丁丑進士。其年十月江陵奪情先生言伏讀聖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而去塵其前功。夫帝王以仁義爲學。繼述爲志。居正道之功利。則學非其學。忘親不孝。則志非其志。皇上而學之志之。其流害有不可勝言者。亦幸而皇上之學未成志未定。猶可得儒者而救其未然也。懷疏入長安門。值吳趙艾沈以論奪情受杖。先生視其杖舉出疏以授寺人。寺人不肯接曰。汝豈不怕死。得無妄所論乎。先生曰。此告假本也。始收之。有貴杖八十。戍貴州都勻衛。

江陵敗擢吏科給事中王陳五事培君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
術飭撫臣又劾禮部尚書徐學謨南京戶部尚書張士佩罷之
學謨者首輔申時行之兒女姻也既非時行所堪而是時黨論
方興謂趙定宇吳復菴號召一等浮薄輕進好言喜事之人與
公卿大臣爲難大臣與言官相論訐不已先生尤其所忌故因
災異封事降南京刑部照磨乙酉三月錄建言諸臣以爲南京
吳部主事轉吏部歷吏刑二部員外刑部郎中罷官家居建仁
文書院聚徒講學光宗起爲大理卿天啓初陞刑部右侍郎轉
左都御史建首善書院與副都御史馮恭定講學群小憚先生
嚴毅恐明年大計不利黨人兵科朱童蒙言憲臣議開講學之
壇國家恐啓門戶之漸宜安心本分以東林爲戒工科郭興治
言當此干戈倥傯之際即禮樂潤色性命精微無裨短長先生

言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
道則所謂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亂係於人心
人心邪正係於學術法度風俗刑清罰省進賢退不肖舍明學
則其道無由湛湛晴空鳶自飛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無一物
不備亦無一事可少琳宮會館開目如林唄語新聲拂耳如雷
豈獨礙此嘐嘐則古昔談先王之壇坫耶臣弱冠從諸長者遊
一登講堂此心戚戚既罷計偕獨處滄山者三年嗣入夜郎亢
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棲遲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
生患難未嘗隕志若只以臣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
澆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道學之語端爲濟
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理亦視斯道太輕視諸林下臣太
淺矣人生墮地高者自訓詁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

別無意趣惡聞講學也實繁有徒蓋不知不聞道即位極人臣
勛勒旂常亡不得本分事业是虛生死是虛死朽骨青山黃鳥
數聲不知天與昭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
墮自甘者也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
昔朝貴自岐意見一唱衆和幾付清流懲前覆轍不在臣等有
旨慰留給事郭允厚言侍郎陳大道請恤張居正元標不悅修
舊怨也先生言當居正之敗維時露章者何止數百其間不無
望風匿影之徒臣有疏云昔稱伊呂今異類唾之矣昔稱恩師
今仇敵視之矣當時臣無隻字發其隱豈至今四十餘年與朽
骨爲仇乎虛名浮譽空中鳥影世不以大人長者休休有容之
度教臣望臣如村樵里媪睚眦必報之流則未與臣習也郭興
治又言元標無是非之心先生言與治蓋爲馮三元傳言發也

三元初起官見臣臣語之曰往事再勿提起渠曰是非却要說
明臣曰今之邊事家具一錐鑿越講是非越不明白不如忘言
爲愈蓋熊廷弼所少者性一死廷弼死法不能獨無但皇上初
登寶位纔二年所如尚書即如侍郎中丞如藩臬撫鎮諸臣纍纍
棄街血腥燕市成何景象老成守法議獄緩死之意非過也是
非從側隱中流出是爲真心之是非即方從哲滿朝以酖毒爲
言臣謂姑待千秋者亦是非不必太分明之一證也再疏乞歸
始允未幾辛亥逆奄追削爲民奪誥命烈皇御極贈太子太保謚
忠介先生自序爲學曰年少氣盛時妄從光影中窺睹自以爲
覺矣不知意氣用事去道何啻霄壤又七年再調刑部雖略有
所入而流於狂路賴文潔鄧公來南提醒不敢放浪閱三年入
計歸山十餘年失之繆悠又十餘年過於調停不無以神識爲

家舍視先覺尚遠淨几明牕見始知覺者學之有見也
如人在夢既醒覺亦不必言矣學而實有之已亦不必言覺矣
先生之學以識心體為入手以行恕於人倫事物之間與愚夫
愚婦同體為工夫以不起意空空為極致離達道無所謂大本
離和無所謂中故先生於禪學亦所不諱求見本體即是佛氏
之本來面目也其所謂恕亦非孔門之恕乃佛氏之事事無礙
也佛氏之作用是性則離達道無大本之謂矣然先生即推剛
為柔融嚴毅方正之氣而與世推移其一矩一矩必合當然之
天則而介然有所不可者仍是儒家本色不從佛氏來也

會語

以情識與人混者情識散時如湯沃雪以性眞與世游者性天融後如漆投膠以下皆龍華密證○五倫是眞性命詞氣是眞涵養交接是眞心體家庭是眞政事父母就是天地赤子就是聖賢奴僕就是朋友寢室就是明堂平旦可見唐虞村市可觀三代愚民可行古禮貧窮可認眞心疲癃皆我同胞四海皆我族類魚鳥皆我天機要荒皆我種姓○問為之不厭曰知爾之厭則知夫子之不厭矣今世從形跡上學所以厭聖人從天地生機處學生機自生生不已安得厭○善處身者必善處世不善處世賊身者也善處世者必嚴修身媚世者也○學者有志於道須要鐵石心腸人生百年轉盼耳貴乎自立後生不信學有三病一曰躭閣舉業不知學問明如以萬金商敢賣菜傭

二曰講學人多迂濶無才不知眞才從講學中出性根靈透遇大事如湛盧刈薪三曰講學人多假不知眞從假中出彼既假矣我棄其眞是因噎廢食也○問儒佛同異曰且理會儒家極致處佛家同異不用我告汝不然隨人口下說同說異何益○問如何得分明曰要胸中分明愈不分明須知昏昏亦是分明不可任清明一邊昭昭是天冥冥是天○馬上最好用功不可放過若待到家休息便是馳逐○老成持重與持位保祿相似收斂定靜與躲閑避事相似謙和遜順與柔媚諧俗相似中間不容髮非研幾者鮮不自害害人○說清者便不清言躬行者未必躬行言知性命便未知性命終日說一便是不一終日說合便是不合但有心求求不著便著○人只說要收斂須自有個頭腦終日說話終日幹事是眞收斂不然終日兀坐絕人逃世究竟忙迫○橫逆之來愚者以爲遭辱智者以爲玩戮言之集汝肯以爲罪府賢者以爲福地小人相處矜己者以爲荆棘取人者以爲砥礪○目無青白則目明耳無邪正則耳聰心無愛憎則心正置身一地間平平鋪鋪不見崖異方是爲己之學○學者好說嚴毅方正寻思與造物者游春風習習猶恐物之與我拂也苟未有嚴毅方正之實而徒襲其跡徒是與人隔絕○未知學人却要知學既知學人却要不知有學未修行人却要修行既修行人却要不知有修寻見世之稍學修者嘵嘵自別於人其病與不知學修者有甚差別○寻別無得力處覺得本分二字親切做本分人說本分話行本分事本分外不得加減毫末識得本分更有何事○道無揀擇學無精麁○下學便是上達非是下學了纔上達若下學後上達是作兩層事

了。○學問原是家常茶飯濃醲不得有一毫濃醲與學爭遠。○
孟我疆問如何是道心人心曰不由人力純乎自然者道心也
由思勉而得者人心也以下臺會記○我疆問孔子云正目而視之
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故曰視於無形聽
於無聲子思發之爲不覩不聞陽明又云若覩聞一於理即不
覩不聞也其言不同如此曰孔子懼人看得太麓指隱處與人
看陽明恐人看得甚細指顯處與人看其實合內外之道也○
識仁即是格物龍華會記以下同○問識仁曰夫子論仁無過仁者人
也一語當日我看仁做個幽深元遠是奇特的東西如今看來
我輩在一堂之上即是仁再無虧欠切莫錯過○問夫子只言
仁之用何以不言仁之體曰今人體用做兩件看如何明得余
近來知體即用用即體離用無體離情無性離顯無微離已發
無未發非予言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是非之心智
也體會自見○問生機時有開發奈不接續何曰無斷續者體
也有斷續者見也曰功將何處曰識得病處即是藥識得斷處
就是續○一堂之上有問即答茶到即接此處還添得否此理
不須湊泊不須幫帖○問其心三月不違仁仁與心何所分別
曰公適走上來問豈有帶了一個心又帶了一個仁來公且退
以下元潭會記○恕者如心之謂人只是要如己之心不思如人之心
如己如人均齊方正更說甚一貫○有言不能安人如何算得
修己曰我二十年前熟中亦欲安人今安不得且歸來我與公
且論修己修己之方在思不出其位在素位而行公且素位老
實以行誼表於鄉便是安人不然你欲安人別人安了你○塘
南先生問佛法只是一死生動人故學佛者在於生死曰人只

是意在作祟有意則有生死無意則無生死○歐陽明卿問曰釋氏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曰子何見其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曰樣樣都拋了曰此處難言有飯在此儒會弊釋亦會弊既能弊飯總之皆可以治天下國家子謂釋樣樣拋了故不可儒者樣樣不拋又何獨不能治天下國家（鏡佛會記）○私慮不了私欲不斷畢竟是未曾靜未有入處心迷則天理為人欲心悟則人欲為天理○問天下歸仁曰子無得看歸仁是奇特事胸中只芝蘇大外面有天大子齋中有諸友與諸友相處無一毫間隔即是歸仁與妻子僮僕無一毫間隔便是歸仁若舍見在境界說天下歸仁越遠越不著身（大僕會記）○有因持志入者如識仁則氣自定有由養氣入者如氣定則神自凝又有由交養入者如白沙詩云時時心氣要調停心氣工夫一體成莫道求心不求氣須教心氣兩和平此是先輩用過苦功語（青原會記）○問誠意之功須先其意之所未動而誠之若待善惡既動而後致力則已晚矣果若此則慎獨之功從何下手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無敵真慎獨也人所不知己所獨知多流入識神去先其意之所未動而誠之愚謂既云未動誠將何下手莫若易誠而識之即識仁之謂未發前觀何氣象意思善惡既動而後致力則已晚此為老學者言初學者既發後冇致力亦佳（問仁會錄）○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此心依舊樂樂便然後學學便然後樂○問生死曰子死乎曰未死曰何未死曰胸中耳目聰明色色如赤子時曰子知生矣知生則知死不必問我○問知天命曰自間問子以時義子必曰知問子以家宅鄉里事子必曰知此知之所在即命即陰陽五行之數亦

天命說到知徹地少一件不得○名世不係名位每一代必有司此道之柄者即名世也○求放心者使人知心之可求也心要放者使人知無心之可守也卑者認著形色一邊高者認著天性一邊誰知形色即是天性天性不外形色即仁者人也宗旨○予歸山十五年只信得感應二字○問復卦曰有人於此所為不善聞心告語之渠泫然泣下即刻來復矣○問居德則忌曰即如今講學先生不自知與愚夫愚婦同體只要居德所以取忌○有學可循是曰洗心無心可洗是曰藏密○除知無獨除自知無慎獨○真正入手時時覿不覩不聞是甚物識得此物真戒慎不必言矣○問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不知四十以後尚可為善否曰八十尚可況四十乎此俱從軀殼上起念○問邇日學者始學先要個存守是未擇中庸而先服膺未明善而先固執証之博學審問之說無當也曰學貴存守但存守之方不一故問辨以擇之蓋學而後有問學即存守也不學何問之有如行者遇岐路即問問了又行原非二事若謂不存存守而先擇則先未出門而空談路徑也（驚洲會記）○止原無處所止無可止則知止矣（仁文會記）○問心如何為盡曰盡者水窮山盡之謂人心原是太虛若有個心則不能盡矣○萬古學脈人人所公共的漁樵耕牧均是覺世之人即童子之一斟酒處俱是學之所在若曰我是道而人非道則喪天地之元氣也○新安王文軫戴仲曰丁酉南都參訪祝師認心不真無可撈摸坐間日影正照祝師指曰爾認此日影為真日不知彼陰暗處也是真日因此有省曰爾道認心不真無可撈摸不知無可撈摸處便是真心○問吾人學問不勾手者正以有所把捉有好工夫

做故也有把捉時便有不把捉時有好工夫時便有不好工夫時曰此可與透身貼體做工夫者商量若是此學茫茫蕩蕩且與說把捉做工夫不妨○問不孝有五章曰看來個個犯此予輩不莊敬嚴肅即是惰其四肢予四十以後出入不經我母之手非貨財私妻子乎飲食起居任從自便非從耳目之欲乎不受人言即是鬬狠體貼在身時時是不孝○天地萬物皆生於無而歸於無一切蠢動含靈之物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往故其體本空我輩學問切不可向形器上布置一時妍好終屬枯落雖然空非斷滅之謂也浮雲而作蒼狗白衣皆空中之變幻所必有者吾惟信其空空之體而不爲變幻所轉是以天地在手萬化生身今有一種議論只是享用現在纔說克治防簡便云紐捏造作日用拳衣喫飯即同聖人妙用我竊以爲不然夫聖凡之別也豈止千里○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如何證得學問只是不起意便是一體便是渾然所以乍見非有爲而爲也

講義

人若眞仁眞心而言爲德言根心而發爲生色不然強排道理遮飾有德皆巧言也危冠危服一面笑容皆令色也彼方自負道統自認涵養不知去仁何啻千山萬水到不如鄉里樸實老農老圃可與之入道巧言令色○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非性之故物乎温故○近世學者以知是知非爲良知夫是非臧然且從流於情識而不自覺惡在其爲良知諏汝知之○仕學一道隱顯一心孝友即是政事若曰居位別有有政事托辭以答或人則視政事孝弟爲兩事矣

子奚不爲政　○學道之士在世途極是不便向道不篤的易生退轉若眞信千古而得一知者猶比肩也何孤立之有不能自立東挨西靠口嘴上討得個好字眼前容易過誤却平生事業矣德不孤　○伯夷是淸伊尹是任柳下惠是和還有個器在汝器也　○學不見體動輒落顯微二邊文章性天　○學者若不從大光明藏磨勘露出精彩羣居終日雖說若何爲心若何爲性若何爲孔門之旨若何爲宋儒之旨是言不及義也終日依倚名節之跡彷彿羣居終日　○吾輩在此一堂講學所親就者大人不虛心受益却是狎大人所講究者聖言不虛心體貼却是侮聖言記得少年時在靑原一友將四書諸論互相比擬一先正答曰總只是非禮之言畏天命　○鄉愿一副精神只在媚世東也好西也好全在毀譽是非之中聖人精神不顧東不顧西惟安我心之本然超出毀譽是非利害之外鄉愿　○德本明也人只爭一個覺耳須知人人具有至善只是不止一止而至善在是已何以止無意必固我是已學不知止漫言修身如農夫運石爲糞力愈勤而愈遠矣大學　○學者一向說明德說親民說止至善說格物千言萬語旁引曲譬那個是宋儒說那個是明儒說縱說得伶俐與自家身心無干一到知止則水盡山窮無復可言說如此方謂之致知方謂之格物此謂之本知止　○離已發求未發卽孔子復生不能子且觀中節之和卽知未發之中離和無中離達道無大本中和　○何以謂之索隱今講學者外倫理日用說心性入牛毛者是已何以謂之行怪今服堯服冠伊川冠之類索隱行怪　○一字卽吾道一以貫之之一聖人說道理零碎了恐人從零碎處尋道理說天德也說到一來說王道也說

到一來正如地之行龍到緊關處一束精神便不散亂所以行之者一
○善與人同不是將善去同人亦不是將人善來同我人人本
有個個圓成魚遊於水鳥翔於淵無一物能間之也善與人同○赤
子之心眞心也見著父母一團親愛見著兄弟一團懽欣何曾
費些擬議思慮何曾費些商量大人只是不失這個眞心便是
聖學不明愁赤子之心空虛把聞見填實厭赤子之心眞率把
禮文遮飾儒者以爲希聖要務不知議論日繁去眞心日遠無
怪乎大人不多見也象山云縱不識一字終是還他堂堂大人
赤子之心

文集

從心所欲不踰矩世儒謂從者縱也縱其心無之非是此近世
流弊竊謂矩方也從心所欲圓也圓不離方欲不離矩○心神
物也豈能使之不動要知動亦不動耳寂感體用原未有不合
一欲求合一便生分別去合一之旨愈遠○吾輩動輒以天下
國家自任貧子說金其誰信之古人云了得吾身方能了得天
地萬物吾身未了縱了得天地萬物亦只是五霸路上人物自
今以往宜當徹髓徹去有一毫病痛必自照自磨如拔眼前之
釘時時刻刻始無媿心○吾輩無論出處各各有事宜沉埋仕
途便沉埋不宜沉埋即在十八重幽暗中亦自驤首青霄世豈
有鋼得人人自無志耳○夫道以爲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未
嘗有也以爲無出往游衍真非帝則未嘗無也有無不可以定
論者道之妙也知道者言有亦可言無亦可不知道者言無著
空言有滯跡○道心爲主者世情日淡世情日淡而後能以宰
世不爲世所推移識情爲主者世情日濃世情日濃且不能善

其身。又安能善天下。○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夫所謂一者。必有所指。莊嚴以爲敬者。涉於安排。存想以爲敬者。流於意識。不安排而莊。不意識而存。此非透所謂一者不能。一者無一處不到而不可以方所求。無一息不運而不可以斷續言。知一則知敬。知敬則知聖學矣。○舜爲法天下自天下起念。可傳後世自後世起念。如今又只在自家一身一家起念。較是非毀譽。限在一鄉。則結果亦在一鄉。

給諫羅匡湖先生大紘

羅大紘字公廓。號匡湖。吉之安福人。萬歷丙戌進士。辛卯九月。吳門爲首輔新安山陰眞揭請立太子。列吳門姓氏於首。上怒甚。吳門言不與聞。特以閣中故事列名耳。時先生以禮科給事中守科得本。上疏糾之。遂謫歸。先生學於徐魯源。林下與南皐講學。南皐謂先生敏而善入。衆人所却步踏躅四顧者。先生提刀直入。衆人經數年始入者。先生先闖其奧。然觀其所得。破除默照以爲一念既滯五官俱墮於江右先正之脈。又一轉矣。野史言吳門殺其子求南皐立傳。南皐爲之作傳。先生大怒。欲具揭告海內。南皐囑申氏弗刻。乃止。按吳門墓表見刻南皐存眞集。野史之非可勿辨矣。

心非專在內、俯仰今古無非是心、性非專是心、耳目口鼻無非是性、故知心量之無外則存心者不必專收於內、知性體之無二、則盡性者不必苦求於心、一念迷即爲放、而心非自內出也、一念覺則爲收、而心非自外來也、當其視心即在目、心量如是、眼量亦如是、迷則皆迷、悟則皆悟、不必舍視而別求心也、當其聽心即在耳、心量如是、耳量如是、迷則皆迷、悟則皆悟、不必舍聽而別求心也、語默動靜、周旋屈伸、一切與心相即、元氣充周於天地、靈光徧照於宇宙、必拘守一塊肉、乃爲存心哉、○既曰氣質即不是性、既云性便不墮氣質、不識天命之性、只管在氣質上修治、所以變化不得、○性之身之是千古兩派學脈、一則視聽言動不離乎性、一則視聽言動不離乎身、堯舜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此性之學也湯武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以敬勝怠以義勝欲所謂修身道立履準蹈繩此身之之學也堯舜固是自然即當其憂嗟咨歎兢業勞苦亦從性之來湯武固是勉然即當其動罔不臧身安用利亦從身之發故學者初入門時彷徨空從性命上參求竟是性之學起手從身心上操存終竟是身之之學○問夫子言仁何不直指仁體而必曰復禮何也曰乾之元亨利貞即我性之仁義禮智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蓋乾元資始統天蕩蕩難名至於亨當與離之交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枝葉華蘤著翠丹綠襍然金陳所謂萬物皆相見也即此相見者而資始統天之元灼然宇宙悟此而復禮歸仁不待贅辭矣故繫傳曰顯諸仁○仁之渾然全體難於思求而其條理則有可覺悟故復禮即歸仁仁二而已矣在目爲視在耳爲聽發於聲爲言運於身爲動此仁之條理所爲禮也舍禮之外無仁舍視聽言動之外無禮故一日之間能於視聽言動忽然覺悟而仁之全體呈露矣問何以見天下歸仁曰人但看得仁大看得視聽言動小不知仁體隨在具足即視而仁之體全在視聽而仁之體全在聽言動亦然姑以視明之今人在室見一室在堂見一堂在野見四境仰視而見高天之無窮俯視而見大地之無盡見親則愛見長則敬見幼則慈見入井之孺子則惻隱見鬻鐘之牛則不忍孰非與吾之視爲一體者即此一覺而天下歸仁不待轉盼矣五官之貌言視聽思也五倫之親義序別信也人皆生而具之曰用之所謂故也時時加之體認從此體認從此覺悟事親知人可以知天聰明聖智達乎天德是爲温故而知新

蘭舟襍述劉調父記

習俗移人非求友不能變一家有一家氣習非友一鄉之善士必不能超一家之習推之一國天下皆然至於友天下盡矣然一朝又有一朝之氣習非尚友千古不可以脫一世之習此孟子所以超脫於戰國風習之外也○吾輩無論友千古友四方此身自房中出到廳上便覺超然自廳上出到門外又覺超然○孔子去魯不以女樂而以燔肉其一段肫肫之仁淵淵而不淺露容畜而不迫隘不倚於意見不倚於名節全是天德用事人則不免於有所倚矣○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人各有所處之地所謂土也惟不安其所處之地則一室之內不勝異意我既嫌人人亦嫌我如之何能安乎仁而相親愛乎若安土者見處處皆好人人皆好是以能無不愛無不愛是謂敦厚以居仁○仁本與萬物同體只為人自生分別所以小了古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非意之也其心量原自如此今處中國只爭個江西江西又爭個吉安吉安又爭個安福安福又爭個某鄉某鄉又爭個某里某里又爭個某姓某姓又爭個某房某房又爭個某祖父位下某祖父位下又只爭我一人終生營營不出一身一家之內此豈不是自小乎故善學者愈充之則愈大不善學者愈分之則愈小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莫晉寶齋
莫階芝庭 校刊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宋儀望字望之吉之永豐人由進士知吳縣入為御史劾仇鸞擁兵居肘腋無人臣禮復劾分宜之黨胡宗憲阮鶚遷大理丞分宜中之出備兵霸州移福建大計歸以薦補四川僉事遷副使視福建學政陞參政入為太僕大理卿巡撫南直隸僉都御史建表忠祠祀遜國忠臣表宋忠臣楊邦義墓卒年六十五先生從學於聶貞襄聞良知之旨時方議從祀陽明而論不歸一因著或問以解時人之惑其論河東白沙亦未有如先生之親切者也

陽明先生從祀或問

或有問於予曰古今學術自堯舜至於孔孟原是一個後之談學者何其紛紛也予答之曰自古及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謂理者非自外至也易繫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心所爲生理也此謂生理即謂之性故性字從心從生程子曰心如穀種又曰心生道也人之心只有此個生理故其眞誠惻怛之意流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至萬事萬物之間親親疎疎厚厚薄薄自然各有條理不俟安排非由外鑠是所謂天命之性眞實無妄者也自堯舜以來其聖君賢相名儒哲士相與講求而力行者亦只完得此心生理而已此學術之原也○或曰人之心只有此個生理則學術亦無多說何至紛紛籍籍各立異論何也予曰子何以爲異也曰精一執

中說者以爲三聖人相與授受萬世心學之原至矣成湯文武周公以後又曰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曰熙緝敬止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門之學專務求仁孟子又專言集義曾子子思述孔子之意作大學中庸聖門體用一原之學發明殆盡至宋儒朱子乃本程子而疑大學古本缺釋格物致知於是發明其說不遺餘力說者謂孔子集群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其說已三百餘年至陽明先生始反其說初則言知行合一既則專言致良知以爲朱子格物之說不免求理於物梏心於外此其說然歟否歟予答之曰上古之時人含淳樸上下滴浸於斯道而不自知伏羲氏仰觀俯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然當時未有文字學者無從論說至堯舜禹三大聖人更相授受學始大明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此心本體純一不雜是謂道心即所謂中也若動之以人則爲人心矣非中也微者言乎心之微妙也危則殆矣精者察乎此心之不一而一於道心也一者一乎此心之精而勿奪於人心也如此則能允執厥中天命可保矣此傳心之祖也以禮制心者言此心只有此個天理禮即天理之謂也故制心者惟不欺此心之天理則心之體全矣以義制事者言天下之事莫非吾心流行之用制事者惟順吾心之條理裁制而不以己私與焉則心之用行矣此體用合一之說也若謂禮屬心義屬事是心與事二矣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說者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審如此說是理與義果爲二物乎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物自我心之條理精察而言謂之理自吾心之泛應曲當而言謂之義其實一也熙緝敬

止者言心本體自光明緝熙則常存此光明也敬止者言此心無動無靜無內無外常一於天理而能止也文王緝熙光明使此心之本體常敬而得所止故曰純亦不已文王之德之純此之謂也敬以直內者言心之體本直但能常主於敬則內常直矣義以方外者言心之神明自能裁制萬事萬物但能常依於義則外常方矣敬者義之主宰在內而言謂之敬義者敬之裁制在外而言謂之義惟其敬義致一內外無間則德日大而不習無不利矣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嗟乎堯舜禹湯聖君也文王周公聖臣也古之君臣相與講究此學先後一揆其力量所到特有性反之不同耳若相傳學脈則千古一理萬聖一心不可得而異也時至春秋聖君賢相不作人心陷溺功利橫流孔子以匹夫生於其時力欲挽回之故與

群弟子相與講明正學惓惓焉惟以求仁爲至夫仁人心也即心之生理也其言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解之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手足痿痺即爲不仁此仁體之說也當時在門之徒如子貢由求最稱高等然或膠擾於事功由人於聞見孔子皆不許其爲仁惟顏子請事竭才直悟本體故孔子贊易之復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氏之子殆庶幾焉此知行合一之功孔門求仁宗旨孟子集義之說因告子以仁爲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以義爲外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故孟子專言集義義者心之宜天理之公也言集義則此心天理充滿而仁體全矣大抵古人立言莫非因病立方隨機生悟如言敬義或止言敬言忠恕或止言恕孔子答顏子問仁專在復禮至答仲弓文言敬恕要之莫非所以求仁也至

於大學之書乃孔門傳授心法析之則條目有八合之則工夫一致蓋千古以來人心只有此個生理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其發動而言謂之意自其靈覺而言謂之知自其著見而言謂之物故心主於身發於意統於知察於物即是一時原無等待即是一事原無彼此此大學本旨也家國天下莫非格物也格物誠正莫非修身也其實一也朱子既以致知格物專爲窮理而正心誠意工夫又條分縷析且謂窮理工夫與誠正工夫各有次第又爲之說以補其傳其言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又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吾之一心說者謂其一分一合之間不免析心與理而二之當時象山陸氏嘗與反覆辨論謂其求理於物格心於外非知行合一之旨兩家門人各持勝心遂以陸學主於尊德性而疑其近於禪寂朱學專於道問學而疑其涉於支離三百年間未有定論至我朝敬齋薛氏白沙陳氏起而知行合一之說稍稍復明我世宗皇帝始以陸氏從祀孔庭甚大惠也正德嘉靖間陽明先生起而與海內大夫學士講尋知行合一之旨其後因悟大學中庸二書乃孔門傳心要法故論大學謂其本末兼該體用一致格物非先致知非後格致誠正非有兩功修齊平治非有兩事論中庸則謂中和原是一箇不覩不聞即是本體戒慎恐懼即是工夫慎獨云者即所謂獨知也慎吾獨知則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固不可分養靜慎動爲兩事也學者初聞其說莫不詫異既而反之吾心驗之躬行考之孔孟既又參之濂溪明道之說無不脗合蓋人心本體常虛常寂常感常應心外無理理即

是心理外無事事卽是理若謂致知格物爲窮理工夫誠意正心又有一段工夫則是心體有許多等級日用工夫有許多次第堯舜孔孟先後相傳之學果如是乎至於致良知一語又是先生平日苦心懇到悅然特悟自謂得千古聖人不傳之祕然參互考訂又却是學庸中相傳要語非是懸空杜撰自開一門戶自生一意見而欲爲是以立異也後來儒者不知精思反求徒取必在物爲理之一語至析心與理而二之又謂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知如此則禮樂名物古今事變與此心義理爲兩物矣此陽明先生所以力爲之辨而其學脈宗旨與時之論者委若冰炭黑白此又不可強爲之說也○或曰陽明先生言知行合一其說詳矣其在六經亦有不甚同處不可不辨傅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是知在先行在後易繫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知屬乾行屬坤中庸言未發已發亦屬先後生知學知安行利行亦有等級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凡如此說皆可例推今陽明先生却云知之眞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精察明覺處卽是知如此是知行滾作一個更無已發未發先後次第與古先哲賢亦是有間又如程子以格物爲窮理易繫亦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陽明言格致誠正原是一事而極言格物窮理之說似爲支離其說可得聞歟予曰自天地生物以來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謂靈者卽吾心之昭明靈覺炯然不昧者也人自孩提以來卽能知愛知敬夫知愛知敬卽良知也知愛而愛知敬而敬卽良能也此謂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也極而至於參天貳地經世宰物以至通古今達事變亦莫

不是循吾良知充吾良能非外此知能而別有一路徑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此知行合一之原也傳說所謂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者言人主一日之間萬幾叢集多少紛奪多少牽引非眞能以天地萬物爲心以敬天勤民爲事則怠樂易生生機易喪非不知賢士大夫之當親邪佞寵倖之當遠而有不能親不能遠者欲奪之也故爲人主者惟在親賢講學養成此心知而必行不爲邪佞搖惑不爲寵倖牽引乃爲知而能行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傳說所以惓惓於高宗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者天地之氣原是一個乾以一氣而知大始有始則終可知故曰易坤以一氣而作成物能成則始可見故曰簡若天地之氣各自爲用則感應不通二氣錯雜造化或幾乎息矣人心之生理即乾坤之生理也率吾良知則無所不知故曰

易則易知率吾良能則無所不能故曰簡則易從知者知乎此也能者能乎此也實一理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又知行合一之旨也中庸未發已發云者言人心本體常虛常寂常感常應未應不是先故體即是用已應不是後故用即是體後來儒者正是此處看得不透却去未發上做守寂工夫到應事時又去做愼動工夫却是自入支離窠臼明道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周子恐人誤認中和作先後看故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孟子指親親敬長爲達之天下即達道之說也親親敬長良知也達之天下良能也又何嘗有先後李延平令學者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夫未發氣象即孟子夜氣之說若未發之中原無氣象可言譬之鏡然置之廣室大衆之

中無所不照未嘗有動也收之一匣之內照固自在未嘗有寂也陽明先生政恐人於此處未透故其答門人曰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其言發明殆盡矣生知安行學知利行等語乃就人品學問力量上看譬之行路者或一日能百里能六七十里能三四十里其力量所到雖有不同然同此一路非外此路而別有所知也同此一行非外此行而別有所行也但就知而言則有生知學知困知不同就行而言則有安行利行勉行不同故曰及其知之與其成功一也又何嘗截然謂知與行爲兩事哉大學本末始終先後等語極爲分曉蓋此心本體即至善之謂至善者心之止處易曰良其止止其所也學問工夫必先知吾至善所在看得分曉則生意流行曲暢旁通定靜安慮自然全備易所謂知至至之可與存義也亦是此意先儒所謂知止爲始能得爲終言一致也從生天生地生人以來只是一個生理由根達枝亦只是此個生理先儒謂明德爲本親民爲末本即體也末即用也民者對己而言此身無無對之時亦無無用之體體常用也民常親也明德者心之體也親民者明德之用也如明明德以事父則孝之德明明德以事君則忠之德明此本末之說一以貫之陽明先生

辨之已詳。若夫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二句其義最精。夫率性之道，徹天徹地，徹古徹今，原無先後。聖人全體此心，通乎晝夜察乎天地，亦無先後可言。吾人心體與聖人何嘗有異，惟落氣質以後，則清濁厚薄，迥然不同。氣稟既殊，意見自分。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則貿貿焉日用不知，而君子之道鮮矣。大學一書發明明德親民而止於至善，所謂至善者，即本然之良知，而明德親民之極則也。是良知也，至虛至靈，無古今無聖愚，一也。故意念所動，有善有不善，有過有不及，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吾人但當循吾本然之良知，而察乎天理人欲之際，使吾明德親民之學，皆從眞性流出，眞妄錯雜，不至混淆，知此而後可以近道，道即率性之道也。苟或不知眞性一脈，而或入於空虛，或流於支離，如二氏五伯，其失於道也遠矣。中庸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以入德，意正如此。孔門作大學而歸結在於知所先後一語，雖爲學者入首而言，然知之一字，則千古以來學脈惟在於此。此致良知之傳，陽明先生所以弊竭言之，故曰乃若致知，則存於心悟，致知焉盡矣。若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所謂窮至事物之理之謂也。理也，性也，命也，一也。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窮字非言考索，即窮盡吾心天理之窮，故窮仁之理，則仁之性盡矣；窮義之理，則義之性盡矣；性天之命也，窮理盡性，則至命也，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也。且格物窮理之說，自程朱以至今日學者孰不尊而信之，今朱子或問具在，試取其說而論之，如云大學之道，先致知而後誠意，夫心之所發爲意，意之所在爲物，今曰先致知而後誠意，則所知者果何物耶？物果在於意之外耶？又曰惟其燭理之

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聖人之事也。豈誠意工夫。又在循理之後耶。又云。學莫先於正心誠意。欲誠意正心。必先致知格物。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也。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又曰。窮理者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如窮孝之理。當求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又謂今日格一物。明日窮一理。久則自然貫通。此伊川先生窮理格物之說也。今試反之吾心。考之堯舜精一之旨。與此同乎異乎。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即天理也。學者所以學乎此心也。如讀書窮理。講論古今。豈是不由意念所發。輒去讀書講明古今之理。如事親從兄。豈是不由意念所發。輒去窮究事親從兄之理。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不知舍意念則何從應接。何從處得當否。又謂今日格一物。明日窮一理。則孔子所學工夫。自志學至於不踰矩。原是一個。若必待盡窮事物之理。而後加誠正工夫。恐古人未有此一路學脈。且人每日之間。自鷄鳴起來。便將何理去窮。何物去格。又如一日事變萬狀。今日從二十以後能取科第入仕途。便要應接上下。窮理民社。一日之間豈暇去格物窮理。方纔加誠正一段工夫。又豈是二十年以前。便將理窮得盡。物格得到。便能做得好官幹得好事。只如此。便覺有未通處。若陽明先生論大學古本。則謂身心意知物一事也。格致誠正修一工夫也。何也。身之主宰為心。故修身在於正心。心之發動為意。故正心在於誠意。意之所發有

善有不善而此心靈明是是非非昭然不昧故誠意在於致知知之所在則謂之物物者其事也格正也至也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則知致矣故致知在於格物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夫大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故言物則知有所察意有所用心有所主是不可以先後彼此分也大學一書直將本體工夫一下說盡一失俱失一得俱得先生大學或問一篇發明殆盡而世之論者猶或疑信相半未有一洗舊聞力求本心以至今議論紛然不一以愚測之彼但謂致良知工夫未免專求於內將古人讀書窮理禮樂名物古今事變都不講求此全非先生本旨夫學有體有要不先於體要而欲從事於學謬矣譬之讀書窮理何嘗不是如我意在於讀書則講習討論莫非致知莫非格物吾意在於事親則溫凊定省服勞奉養莫非致知莫非格物故物格則知至知至則意誠意誠則心正心正則身修此孔門一以貫之之學也晦翁晚年定論亦悔其向來所著亦有未到且滾以誤己誤人爲罪其答門人諸書可考也至於伊川門人亦疑格物之說非程子定論具載大學或問中是其說在當時已未免異同之議非至今日始相牴牾也○或曰知行合一之說則既聞教矣先生又專提出致良知三字以爲千古不傳之祕何也予答之曰此先生悟後語也大學既言格致誠正中庸又專言愼獨獨即所謂獨知也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意蓋如此孔門之學專論求仁然當時學者各有從入惟顏子在孔門力求本心直悟全體故易之復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氏之子殆庶幾焉此致良知一語蓋孔門傳心要訣也何也良

知者吾人是非之本心也致其是非之心則善惡眞妄如辨黑白希聖希天別無路徑孔子云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出乎此則入乎彼大學所謂誠意中庸所謂愼獨皆不外此此致良知之學先生所以喫緊語人自以爲學聖要訣意固如此吾輩當深思之○或曰陽明之學既是聖門正脈不知卽可語聖人否子答之曰昔人有問程子云孟子是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先生早歲以詩文氣節自負既有志此學乃盡棄前業確然以聖人爲必可至然猶未免沿襲於宋儒之理語浸淫於二氏之虛寂龍場之謫困心衡慮力求本心然後眞見千古以來人心只有此箇靈靈明明圓圓滿滿徹古今通晝夜無內外無動靜常虛常寂常感常應不出獨知眞體故後來只提出致良知三字開悟學者竊謂先生所論學脈眞與程子所謂已到至處非過也○或曰子謂我朝理學薛陳王三公開之然其學脈果皆同歟子答之曰三子者皆有志於聖人者也然薛學雖祖宋儒居敬窮理之說而躬行實踐動準古人故其居身立朝皆有法度但眞性一脈尚涉測度若論其人品蓋司馬君實之流也白沙之學得於自悟日用工夫已見性體但其力量氣魄尚欠開拓蓋其學祖於濂溪而所造近於康節也若夫陽明之學從仁體處開發生機而良知一語眞造無前其氣魄力量似孟子其斬截似陸象山其學問脈絡蓋眞接濂溪明道也雖然今之論者語薛氏則合曰同詞語陳王則議論未一信乎學術之難明也已○或曰陽明之學吾子以爲得孔門正脈是矣然在當時其訾而議者不少至於剿襲逆濠其功誠大矣然至今尚憎多口此何故也子答之曰從古以來忌功

妒成豈止今日江西之功先生不顧覆宗滅族爲國家當此大事而論者猶不能無忌心范陽之變元宗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義應者當時非顏魯公兄弟起則唐社稷危矣宸濠蓄謀積慮藉口內詔左右親信皆其心腹其後乘輿親征江彬諸人欲挾爲變先生深機曲算內戢凶徒外防賊黨日夜如對勁敵蓋先生苦心費力不難於逆濠之擒而難於調護乘輿之輕出也其後逆濠伏誅乘輿還京此其功勞誰則知之當其時內閣銜先生歸功本兵遂扼其賞一時同事諸臣多加黜削即桂公生長江西猶橫異議近來好事之徒文生一種異論至以金帛子女議公此又不足置辨先生平日輕富貴一死生方其疏劾逆瑾備受箠楚間關流離幾陷不測彼其死生之不足動又何金玉子女之云乎哉甚矣人之好爲異論而不反視於事理之有無也善乎刑書鄭公之言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時名卿鮮能及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惟學術邪正未易銓測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媚心稱快耳今人咸謂公異端如陸子靜之流嗟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於顏魯思孟劣於雄況矣今公所論敘古本大學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久當見之嗟乎使鄭公而愚人也則可鄭公而非愚人也則豈非後世之定論哉或曰近聞該部止擬薛文清公從祀王陳二公姑俟論定何也予答之曰當時任部事者不能素知先生孔子大聖也其在當時群而議者奚啻叔孫武叔輩孟子英氣下視千古當時猶不免傳食之疑我明理學尚多有人如三公者則固傑然者也乃欲進薛而遲於王陳其於二公又何損益陸象山在當

時皆議其爲禪，而我世宗朝又從而表章之，愚謂二公之祀，舉不足論，所可惜者好議者之不樂我國家有此盛舉也。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鄧元錫，字汝極，號潛谷，江西南城人。年十三，從黃在川學，喜觀經史，人以爲不利舉業，在川曰：嗇之，豈必膏粱耶。年十七，即能行社倉法以惠其鄉人，聞羅近溪講學，從之遊。繼往吉州謁諸老先生，求明此學。遂欲棄舉子業，大母不許，舉嘉靖乙卯鄉試，志在養母，不赴計偕，就學於鄒東廓劉三五得其旨要。居家著述成五經繹函史數爲當路薦舉，萬歷壬辰授翰林待詔，府縣敦趣就道，明年辭墓將行，以七月十四日卒於墓所。年六十六。時心宗盛行，謂學唯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教六藝，在梏也。先生謂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慎，是無心也。每日晨起，令學者靜坐，收攝放心，至食時，次第問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爲覺悟之，先生之辨儒釋自以爲發先儒

之所未發。然不過謂本同而末異。先儒言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又曰。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又曰。釋氏談道。非不上下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先生之意。不能出此。但先儒言簡。先生言繁耳。

鄧潛谷雜著

近世心宗盛行。說者無慮歸於禪乘。公祖獨揭天命本然純粹至善為宗。異於諸法空相。以格物曰可見之行。以有物有則為不過物之旨。異於空諸所有。此公祖深造獨得之旨。而元錫竊自附於見知者也。今改而曰蕩清物欲。竊以為物不可須臾離。誠者物之終始。內而意心身知。外而家國天下。無非物者。各有其則。九容九思。三省四勿。皆日用格物之實功。誠致行之物欲自不得行乎其中。此四科六藝五禮六樂之所以教也。復許敬菴○曲禮稱敖不可長。欲不可縱。敖欲即物。不可長。不可縱。即物之則。不長敖縱欲。即不過乎物則。去欲固格物中之一事。同上○心之著於物也。神為之也。心之神上炎而外明。猶火狀。得膏而明。得薰而香。得臭腐而羶。故火無體。著物以為體。心無形。著物以

爲形。而其端莫大於好惡。物感於外。好惡形於內。不能內反。則其爲好惡也作。而平康之體微。故聖門之學。止於存誠。精於研幾。幾者神之精而明微而幽者也。非逆以知來。反以退藏。未之或知也。孔門之論性曰至善。論幾曰動之微。言好惡不作。則無不康也。無不平也。神凝而定。知止而藏。又何感應之爲累矣。夫浮由氣作。妄緣見生者也。氣之善者十之五。見之善者十之三。神爲氣揚。知隨見流。譬諸觀火乎。自熒熒而心化矣。故神不浮則氣歸其宅。見不熱則知反其虛。古人所以日兢兢於克己。舍己。擇中用中。而不能自已也。（報萬思默）○古學平易簡實。不離日用。誠明二字實其樞紐。近裏著己。時時從獨覺處著察。俾與古人洞無間隔。（寄王泰關書）○承諭學不分內外寂感渾然天則。此極則語。第云默自檢點。內多遷移。雖吾丈檢身若不及之誠。而以眞性未悟眞功未精爲疑。是猶惑於近學。謂一悟皆眞。亦狃於故學爲功。深始得耶。又云過此一關想。有平康之路。似猶懸鵠。竊意平康之體。卽所謂無內外寂感渾然天則。近在目前。不可得離者。而人心之危。無時無鄉。卽在上聖。猶之人也。則心猶之人。何能無遷移過則矣乎。惟在上聖精一之功。一息匪懈。而所爲學者。又精之一之。無一息離乎平康正直之體。故內外寂感渾然一天。纔有流轉。自知自克。此古人所以死而後已者也。一息懈者。肆矣。安肆日偷於平康之則遠矣。則平康實際。固非可一悟皆眞。平康本體。又豈緣功深而得耶。（寄王泰關書）○昔東廓先生以先公墓表詣陽明公。而處州夜雪。渙然仁體。以爲世儒宗。今我公以先公墓石詣敬菴公祖。而茗溪暑雨。淪淡淡至。當必有相親一笑者。（答張親屏書）○高子學南太學時。二先生說盛行。增城

官南太宰稱湛氏學矣公往遣業投刺見閽者鄭筆抵掌歎蓋歎之也問焉指尺牘曰是赫蹏所請請書地宜累千金者也公曰亟反吾刺是於所謂天理何居乎不見而反王門高第弟子官郎署名王氏學有聲公造焉於彈碁時得其人慧而多機退歎曰郎多機而慧名良知弊安所極哉亦竟謝不復往於是就高陵呂先生於奉常邸學焉（王稚川行狀）○常存戒愼恐懼則心體自明勿任意必固我則物宜自順問知曰先自知問仁曰先自愛問勇曰先自強而以無自欺爲致知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爲格物尤吾所未發立本深矣（二條同上）○餘姚之論信本心之知已過故增城以爲空知增城以勿忘勿助之間即爲天理故餘姚以爲虛見然餘姚言致知未嘗遺問思辨行專之者過遂以爲空知增城言勿忘勿助時天理自見語固未嘗不確也蓋權衡已審而世有求端於一悟謂即悟皆眞有觀察即爲外馳有循持即爲行仁義則痛闢之以爲蔽陷虛蕩妨教而病道

論儒釋書

辱諭反覆於儒釋異同之辨開示覺悟厚幸厚幸自釋氏之說興而辨之者嚴且千數百年於此矣則聖學不明之過也聖學之不明者由於不擇而不精彼其爲道宏濶勝大其爲言深精敏妙其爲實日用平等其爲虛交融徧徹其爲心十方三界其爲教宏濟普度漢拾其苴晉揚其瀾入唐來遂大發其窔奧世之爲儒學者高未嘗扣其閫奧卑未嘗涉其藩籬其甚者文陽攻其名而陰攘其實宜拒之者堅而其爲惑滋不可解也是故昌黎韓子推吾道於仁義而斥其教以爲不耕不蠶不父不君有衞道功矣考亭朱子則謂以龕而角精以外而角內固無以

大厭其心也至其卓然自信於犹一不惑者代不數人而約之數端有以爲主於經世主於出世而判之以公私者矣有以爲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虛而判之以虛實者矣有以爲釋氏本心吾儒本天而判之以本天本心者矣有以爲妄意天性不知範圍天用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而誣之以妄幻者矣有以爲厭生死惡輪廻而求所謂脫離棄人倫遺事物而求明其所謂心者矣是舉其精者内者以剖析摘示俾人不迷於所向而深於其道者亦卒未能以終厭其心也夫聖人之學惟至於盡性至命天下國家者皆吾性命之物修齊治平者皆吾盡性至命中之事也不求以經世而經世之業成焉以爲主於經世則有意矣佛氏之學唯主於了性明心十方三世者皆其妙覺性中之物慈悲普度者皆其了性命中之事也無三界可出而出世之教行焉以爲主於出世則誣矣吾儒理無不實而無方無體易實言之無聲無臭詩實言之則實者易嘗不虛釋氏理無不虛而搬柴運水曾見眞如坐臥行住悉爲平等則虛者曷嘗不實釋氏之所謂心指夫性命之理妙明眞常生化自然圓融遍體者言之即所謂天之命也眞異名耳而眞斥以本心不無辭矣夫其爲妙明眞常之心也則天地之闔闢古今之往來皆變化出入於其間故以爲如夢如幻如泡如影而其眞而常者固其常住而不滅者也豈其執幻有之心以起滅天地執幻相之相以塵芥六合也乎其生死輪廻之說則爲世人執著於情識沉迷於嗜欲頃刻之中生東滅西變現出沒大可憐憫欲使其悟夫性命之本無生死無輪廻者而拔濟之爲迷人設也其棄人倫遺事物之迹則爲世人執著於情識沉迷於嗜欲相

攻相取膠不可解故羣其徒而聚之今其出家以淚明夫無生之本而上報四恩下濟三塗如儒者之聚徒入山耳為未悟人設也至於枯寂守空排物逆機彼教中以為支流見元見妙靈怪恍忽彼教中以為邪魔而儒者一舉而委之於佛彼方慈憫悲仰宏濟普度而吾徒斥之以自私自利彼方心佛中間混然不立而吾徒斥之以是內非外即其一不究其二得其言不得其所以言彼有啞然笑耳又何能大厭其心乎乃其豪釐千里之辨則有端矣蓋道合三才而一之者也其體盡於陰陽而無體故謂之易其用盡於陰陽而無方故謂之神其燦然有理謂之理其粹然至善謂之性其沛然流行謂之命無聲無臭矣而體物不遺不見不聞矣而莫見莫顯是中庸之所以為體異教者欲以自異焉而不可得也聖人者知是道之盡於心是心若是其微也知此而精之守此而固之之謂一達此於五品五常百官萬務之交也之謂明倫之謂察物變動不拘周流六虛矣而未始無典常之可揆成文定象精義利用矣而未始有方體之可執故無聲無臭無方無體者道之體也聖人於此體未嘗一毫有所增是以能立天下之大本有物有則有典有禮道之用也聖人於此體未嘗一毫有所減是以能行天下之達道立大本行達道是以能盡天地人物之性而與之參易象其理詩書禮樂春秋致其用猶之天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四時百物自行自生也故窮神知化而適足以開物成務廣大悉備而不遺於周旋曲折幾微神明而不出於彝常物則五至三無而不外於聲詩禮樂上智者克復於一日夕死於朝聞而未始無密修之功中下者終始於典學恆修於困勉而未始無

貫通之漸同仁一視而篤近以舉遠泛愛兼容而尊賢以尚功夫是以範圍不過曲成不遺以故能建三極之大中釋氏之於此體其見甚親其悟甚超脫敏妙矣然見其無聲臭矣而舉其體物不遺者一之於無物見其無覩聞矣而舉其生化自然者一之於無生既無物矣而物之終不可得無者以非有非無而一之於幻妄既無生矣而生之不終可得盡者以為不盡而盡之法界也明生之無生而胎卵濕化十二種生者此無生之心量也宏濟普度者此之謂濟也平等日用者此之謂平也圓覺昭融此之為覺也雖其極則至於粟粒之藏真界乾屎撅之為真人噓氣舉手瞬目揚眉近於吾道之中庸而吾學之道中庸者終未嘗以庸其慮雖其授受至於拈花一笑棒喝交馳擬議俱泯心行路絕近於聖門之一貫而吾學之盡精微者終未嘗以嬰其心雖其行願至於信住迴向層次階級近於聖門之積累而聖門之詩書禮樂經緯萬古者終未嘗一或循其方雖其功德至於六度萬行普濟萬靈近於聖門之博愛而聖門之九經三重範圍曲成者終未嘗一以研諸慮蓋悟其無矣而欲以無者空諸所有悟其虛矣而欲以虛者空諸所實欲空諸有而有物有則有典有禮者不能不歸諸幻也欲空諸所實而明物察則惇典庸禮者不能不歸諸虛也故其道虛濶勝大而不能不外於倫理其言精深敏妙而不能開物以成務文中子曰其人聖人也其教西方之教也行於中國則泥誠使地殷中土人集靈聖神迹怪異理絕人區威證明顯事出天表信如其書之言然後其教可得而行也今居中國之地而欲行西方之教以

之行已則髡髮縞衣斥妻屏子苦節而不堪矯異而難行也然且行之斯泥矣以之處物則久習同於初學毀禁等於持戒衆生齊於一子普濟極於舍靈必外於斯世而生而後其說可通也處斯世斯生而欲以其說通之斯泥也以之理財則施舍盛而耕桑本業之教荒以之用人則賢否混而舉錯命討之昉失以之垂訓則好大不經語怪語神荒忽罔象之教作烏往而不泥哉今所居者中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仲尼之所述也所以處者人倫庶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修而明也乃欲信從其教而揚詡之亦為誕且惑矣況吾之修身格致以研精而不離明體誠正以守一而不違行願懲忿窒慾以去損而非有所減遷善改過以致益而非有所增愛惡不與以已而何有憎愛視聽一閑而何有淨染精義至於入神理障亦利用所以崇德事障絕矣孝弟通於神明禮樂通於神化則舉其精且至者不夠給他借而足又何必從其教之為快哉僕少而局方壯未聞道達者病其小廉曠者誚其曲謹約者病其泥涉乃中心恆患其有惑志也其於釋宗何啻千里而欲抽關鍵於眇微析異同於疑似祇見其不知量也然為是縷縷者念非執事無以一發其狂言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章潢字本清南昌人幼而穎悟張本山出趨庭孔鯉會從詩禮之傳句即對大學曾參獨得明親之旨十三歲見鄉人負債縲紲者惻然為之代償與萬思默同舉業已而同問學有問先生近日談經不似前日之煩者先生曰昔讀書如以鏡照物鏡明而物自見搆洗堂於東湖聚徒講學聘主白鹿洞書院甲午廬陵會講有問學以何為宗曰學要明善誠身只與人為善便是宗又問善各不齊安能歸併一路曰繼善成性此是極歸一處明善明此也如主敬窮理致良知言各不同皆求明性善之功豈必專執一說然後為所宗耶又問會友如何得力曰將我這個身子公共放在大爐冶中煆煉其習氣銷鑠其勝心何等得力又青原山王塘南曰禪

宗欲超生死何如曰孔子朝聞夕死周子原始反終大意終始皆無便是儒者超生死處鄒南皐曰今之學者不能超脫生死皆緣念上起念各有牽絆豈能如孔子之毋意必固我曰意必固我衆人之通患毋意必固我賢者之實功孔子則絕此禁止而絕之矣御史吳安節疏薦少宰楊止庵奏授順天儒學訓導萬歷戊申年八十二卒所著圖書編百二十七卷先生論止修則近於李見羅論歸寂則近於聶雙江而其最諦當者無如辨氣質之非性離氣質又不可覓性則與蕺山先師之言若合符節矣

章本清論學語

象山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南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甚喜吾心得同聖人而作聖之功亦易爲力於是舉日用之功惟從心所欲既而覺師心之非也始悟孔子之從心所欲有矩在焉始悟象山所謂聖無不同者不徒曰心而曰理指盡心之聖人而言之也今吾未識眞心何敢遽同乎往聖往聖諄諄教人辨危微存亾之機求明此理之同然者以自盡焉耳然而未易辨也心之廣大舉六合而無所不包虎豹豺狼莫非生意而慈悲普度雖摩頂放踵在所必爲皆心之廣大也心之精微析萬殊而無所不入垢穢瓦礫莫非妙道而探索隱僻雖鉤懸鏤塵剖析虛空皆心之精微也心之神明千變萬化而無所不用縱橫翕張莫非圓機而與世推移雖神通妙解

倏忽流轉皆心之靈變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焦火凝冰變幻靡定雖曰觀諸孩提之愛敬人生之初其心本無不善觀之行道乞人不受嗟蹴梏亡之後本心未泯不知此乃聖賢多方引誘或指點於未喪之前或指點於既喪之後克念罔念聖狂攸分無非欲人自識其眞心以自存也不然人莫不爲孩提也曾有漸長不爲物引習移者乎乞人不受嗟蹴曾有求保此心而勿喪者乎近之論心學者如之何競指衆人見在之心即與聖人同也孔子之皜皜不可尚者以濯暴之而後有此也乃遽以衆人見在之習心未嘗暴濯者強同之立躋聖位非吾所知也○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是下民之恆性即上帝之降衷孟子謂形色天性也是氣質即天性也孔子有物有則即形色天性之謂性固合有無隱顯內外精麤而一之者也後儒乃謂有氣質之性夫人不能離氣質以有生性不能外氣質以別賦也謂氣即性性即氣渾然無別固不可謂氣之外有性性之外有氣不免裂性與氣而二之何怪其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自二其性哉天地化生游氣紛擾參差萬殊故人之所稟清濁厚薄亦因以異是不齊者氣質也非氣質之性也氣質有清濁厚薄強弱之不同性則一也能擴而充之氣質不能拘矣陽明子曰氣質猶器也性猶水也有得一缸者有得一桶者有得一甕者局於器也水不因器之拘而變其潤下之性人性豈因氣質之拘而變其本然之善哉是氣也質也性也分言之可也兼言之可也謂氣質之性則非矣謂人當養性以變化其氣質可也謂變化氣質之性以存天地義理之性則非矣○問止之云者歸宿之謂乎曰於穆之體運而

不息天之止也。宥密之衷。應而無方。人之止也。寂而未嘗不感。感而未嘗不寂。顯密渾淪。淵浩無際。故易以動靜不失其時。發明止之義也。何可專以寂言耶。曰以至善爲歸宿。果有方體可指歟。曰人性本善。至動而神。至感而寂。虛融恢廓。本無內外顯微之間。而一有方所。非至善也。雖至善乃天理之渾融。不可名狀。而性善隨人倫以散見。不待安排。隨其萬感萬應。各當天則。而一眞凝然。無聚散。無隱顯。自爾安所止也。曰知一也。既云知止又云知本。何也。曰知爲此身之神靈。身爲此神之宅舍。是良知具足於身中。惟本諸身以求之。則根苗著土。自爾生意條達。故止卽此身之止於善。本卽此善之本諸身。止外無本。本外無止。一以貫之耳。○萬物皆備於我。今之談者必曰萬物之理皆備我之性。致知格物必曰致吾心之知。窮在物之理。不識聖賢著述何爲各一理字。必待後人增之。而後能明其說也。易謂乾陽物。坤陰物。中庸不誠無物。亦將加一理字。而後明乎。理一分殊。言各有攸當也。自物之本末言之。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之分殊何如也。自事之終始言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事之分殊何如也。然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而統之爲一物。合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統之爲一事。而事之先。惟在格物。事物之理一。爲何如也。且大學之道。揆本窮源。惟在格物。而身爲物本。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聖賢垂訓。何其詳切簡明。一至此哉。諒哉。物一而已矣。無而未嘗無。有而未嘗有。一實而萬殊。萬分而一本。故一言以盡天地之道。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又曰復以自知。復小而辨於物。合而觀之。知果一乎否也。物果一乎否也。知之與物。一乎否也。眞信其體之一。則用

自不容以不一皆不待辨而自明矣○天命之於穆不已也人性之淵淵浩浩不覩不聞也欲從而形容之是欲描畫虛空而虛空何色象乎雖然虛空不可描畫矣而虛空萬物之有無不可以形容其近似乎彼由太虛有天之名則太虛即天也雷風雨雪亦莫非天也雷風之未動雨雪之未零寂然杳然一太虛而已矣時乎雷之震風之噓雨之潤雪之寒陰陽各以其時不其冲然太和矣乎自雷風雨雪之藏諸寂謂之爲太虛也太虛本含乎太和之氣謂其本無此雷風雨雪不可也何也及其有也由太虛而出非自太虛之外來也自雷風雨雪之動以時謂之爲太和也太和即寓於太虛之中謂其始有此雷風雨雪不可也何也方其無也未嘗不太和特不可以太和名也是太虛之中本自有太和者在而太和之外未嘗別有太虛者存太虛太和名有不同天則一而已矣太虛太和亦一而已矣可見喜怒哀樂一人性之雷風雨雪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人之太虛乎發皆中節非人之太和乎太虛之中朕兆莫窺而無一不包無一非天未發之中冲漠無朕而何一不備何一非性乎故未發非無也特不可以有言也雖由已之所獨知也然默而識之無形之可覩無聲之可聞亦廓然太虛而已矣及一有所感遇可喜而喜遇可怒而怒遇可哀而哀遇可樂而樂發雖在我而一無所與記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則是發非有也特不可以無言也益然太和而已矣是發與未發皆自喜怒哀樂言雖謂未發即性之未發發即性之發焉亦可也若舍此而別求未發之體則惑矣○言性之故如故吾故人故物故事皆因其舊所有者

言之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是以故言性也而故者以利爲本何也仁乃性之故也乍見入井之怵惕睨視之顙泚而惻隱卽故之利也義乃性之故也乞人不受嗥蹴妾相泣中庭而羞惡卽故之利也孩提知能不待學慮乃其性之故莫不知愛敬其親長卽其故之利也雖梏亡之後而夜氣之好惡相近亦莫非其故之利也惟其故之利所以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情善才亦善故之所以利也歟是利之云者自然而然不容一毫矯強作爲於其間耳順性而動則利強性而動則不利而鑿矣雖然戕賊杞柳摶激乎水其爲鑿易知也至於性無善無不善不有似於故之利乎彼以無爲宗并情才知能悉以爲流行發用而掃除之是其鑿也更甚夫不慮而知非無知也不學而能非無能也無欲其所不欲如無欲害人之類是也并欲立欲達而無之可乎無爲其所不爲如無爲穿窬之類是也并見義而不爲焉可乎行所無事特無事智巧以作爲之云耳并必有事焉而無之可乎○指點本體仁卽是心指點工夫義卽是路一事合宜卽此心之運用也一時合宜卽此心之流行也然則事事合宜非卽事事心在而爲仁之體事不遺乎時時合宜非卽時時心在而爲仁之與時偕行乎○道之得名謂共由之路也南之粤北之燕莫不各有蕩平坦夷之途而聖人仁義之途皆實地也在賢智者可俯而就在愚不肖者可企而及愛親敬長日用不知而盡性至命聖人豈能舍此而他由哉此教之所以近道之所以一也若二氏既以虛寂認心性因以虛寂爲妙道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周遍法界直欲縱步太虛頓超

三界如之何可同日語也嘗觀諸天時物皆在其包涵遍覆中也然萬物異類矣金育不相害四時異候矣金行不相背執主張是易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宜乎有知莫天若也然天命本於穆也天載無聲臭也天之知終莫之窺焉人獨異於天乎故知一也在耳爲聰在目爲明在心爲思爲睿智也聲未接於耳聰與聲俱寂也然聽五聲者聰也雖既竭耳力隨其音響悉聽容之不淆焉似乎聰有定在矣即此以反聽之聰則畢竟無可執也苟自以爲聰執之以辨天下之聲則先以自蔽其聰何以達四聰乎色未交於目明與色俱泯也然見五色者明也雖既竭目力隨其形貌悉詳覩之不紊焉似乎明之有定方矣即此以反觀之明則畢竟無可象也苟自以爲明執之以察天下之色則先已自蔽其明何以明四目乎思慮未萌睿智與事物而俱斂矣然神通萬變者思之睿也雖竭心思隨其事物以酬酢之而盡入幾微似乎睿智有所定矣即此以自反焉睿則畢竟無可窺也若自以爲睿執之以盡天下之變則先已自窒其思何以無思無不通乎○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此心人之所以爲人亦惟學存此心而已心寂而感者也感有萬端而寂貞於一是心之所以爲心文惟寂而已○學箴四條一曰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中庸經綸立本知化育此是聖人全學庶幾學有歸宿一曰虞庭危微精一孔子操存舍亡此是心學正傳庶幾學有入路一曰顏子欲罷不能曾子死而後已此是爲學眞機庶幾不廢半塗一曰明道每思彝倫間有多少不盡分處象山在人情物理事變上用工夫此是爲學實地庶幾不惑異端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馮應京字大可號慕岡貽人也萬歷壬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改兵部稅監陳奉播惡楚中朝議恐地方激變移先生僉事鎮武漢黃三郡先生下車約束邑令於學宮曰邑故無鑛而每邑歲輸金四千餘緡豈天降地出乎吾以三尺從事矣於是邑令以無鑛移稅監稅監雖怒而無以難也卽走鄖襄以避先生辛丑孟春三司宴稅監陳奉兵舉炮思洩怒於先生百姓聚而噪之奉黨鉤其聚者殺傷百餘人先生因疏奉不法九大罪奉亦疏阻撓國課惡語相加詔遂逮先生下鎮撫司獄三楚之民叩闕鳴冤哭聲震地上不爲省先生在獄四年與同事司李何棟如華珵講學不輟甲辰始出卒於家先生師事鄒南皐其拘幽書草皆從憂患之際言其得力棟如字子極號天玉官至太僕

寺卿亦講學於廣陵則先生之傳也

明儒學案卷二十四終